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五）

陳亮撰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二

祝文

告先聖文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不時。[illegible]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爲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爭者也。[illegible]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歎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歎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告先師文

陋巷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啟之。

告鄒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說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吁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則安焉民有不告其答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不周亦龍之恥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間嗷嗷如此豈龍之所安乎油然之雲雨既有緒起而成之何啻反掌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爲農月也用其力甚勤而干於神者有時也陂池湖濼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爲甚逸也今農之惰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濼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急四月之間田有青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虔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爲有秋之望十月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而降之澤以爲歲可常也不改其惰而懇請之數頒不自省神豈能終惠於如此之惰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慙恨入地欲預爲之儲則既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所得食以死永永無事神之日強顏又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其告者神更寬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惰猶習

其故。可以棄之溝壑無疑矣。矢心陳辭。伏惟待賜。

祐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獨虔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髮膚有所不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爲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皇皇。其勢自爾。而非神之心也。亮於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時而必神之答。迺其心以爲叢祠相望。靈響百出。其異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爲異者惟神。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與仁澤人利物而不勤乎報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蓁秸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爲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爲舍此無所用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危窘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聽。於亮自爲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巖也。而心獨至焉。今茲來登而又不答。豈惟望於世者狹。而望於神者亦狹矣。敢有再瀆。神則殛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玄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渙、涵、女繆、繪、謹以家般常饌。致奠于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

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禦。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陳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筠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爲福。福其在汝。是其爲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既歿。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爲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墓眞能爲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襦而至。伉儷同食饗於乃位。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眇。先緒恐墜。履冰之敬。非以爲僞。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

告祖考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渙、涵、女繆、繒等。謹以家殽常饌。致奠于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卹。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錄於禮部。及對

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涉於有司。上恩深厚。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盤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其來既久。惸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有論報。恐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爲誓。親不能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肖。尙想此心。寔或有在。謄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乎。窮之與達。判焉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一官自効。隨事著功。貴爲公卿。有志不從。庸詎知夫。達之非窮。嗚呼公乎。是非安在。祇繫其逢。危疑之間。一髮不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白。去國忽忽。自古尙多。無愧於中。嗚呼公乎。學博而粹。氣毅以洪。百未試一。論何時公。爲公嘆者。是非窮通。歲晚登門。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淚攪心胸。

祭周參政文

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故國。喬木則非。火炎崑岡。玉不易爲。民生之久。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賤。百聖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惰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姦。權無底止。通國

風儀公以死爭屹然中峙所遭殊時豈無一同公獨何爲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有考甫三十年爲時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爲之避路及晚登廊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軌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崇勳人事猶有遺恨安歸田里一無憾言炯炯此心實昭于天亮昔董稚縱觀廢興大放於辭願試以兵狂言撼公一見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前輩典型中庸大學朝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愚必靈行或不力敢忘其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顏對公故數年之約而一見之不果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年喪畢而一弔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墓草之幾生苟祭酹之可遣豈蹉跎於此行幸天負地長慟失聲尙爲後圖期以自明

祭呂治先郎中文

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沒使其賢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稽顙以受一邦之弔其爲可哀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於堂間獲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之教則今日之俯伏道傍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信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幾其饗

祭薛士隆知府文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瑰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

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我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終

祭三五伯祖文

嗚呼方陳氏盛時歲時聚會動輒數十百人公以壽考康寧當諸老就盡遂長其族其後數年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視疇昔愴然可悲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澹然遂終於異邑嗚呼盛衰之理吾不復念送終之禮則有仲子繼自今一族之間幼者誰撫不率者誰教病者誰憐死者誰與經紀之耶使同族相收同宗相聽之義於茲闕然亮於公之死蓋不能無憾於天也哭不撫棺送不引紼惓惓此心有如皦日

祭三七叔祖文

嗚呼昔我曾祖及國家盛時爲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曰士不易爲也樂供州縣之役曰官庇我者也鄉鄰有無相通曰孰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懼不可以見也薰陶乎祖宗之澤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叔祖大發乎文辭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既有徵矣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則區區一官亦豈公之志也哉凡我後之人不肖不似不克自立猶賴公以不墜先緒而公又止此我曾祖遂委棄於尋常無聞之民乎此某等所以異聲同號既哀我叔祖又念我曾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釋者雖喪車猶不可攀也豈不冤哉豈不酷哉天高莫訴地厚莫聞如生如在來格來歆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衝寃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同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與八十壽母有不順之嘆窮乏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酹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凝

祭張師古司戶文

惟君逸羣拔出之才邁往不屑之韻識敏邵而善藏量寬平而自信衡屢稱而不欺及愈割而不頓雖事情之日接緊此道其坐進方權輿於一官必講求於衆論善不善其吾師人豈求於我徇雖逆境之齟齬亦廉心而取順時自肆於詩章或適情於杯酌無幾微於面顏不深刻於方寸嗟行世之若此寧與物之共盡方當路之作意欲困我於鞫訊肯明允其有無但甘心於轢蹸奄內外其同風懷應和之弼峻君獨

明其不然。欲以身而自任。參兩辭而並聽。會私意而起覺。跡當時所如往。併旁觀而兼問。苟毫釐之可疑。則情實之必近。無先處以成心。辯斯事於息瞬。俾浮談之遂息。期公道之獨振。俄半夜之負舟。成死生之遺恨。嗟乎冤哉。繼世嗣興。以克奮迅。闊步長趨。固亦其分。亦既起之。而又靳之。天定何時。誰實償之。高目下耳。會應有忖。我哭吾私。無所歸憤。吉凶影響。惡其鈍悶。拭涕大觀。以任天運。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負海涵。少年四舉。手取科目。曾不得小自試於時。而竟賫志以歿。識者無不爲公惜之。而公之既第。嘗以其兄之女歸之同年矣。其次固不應屬之寒士也。公得官於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書。書必以亮爲言。吾懼失此士。兄亦奮然曰。寧使吾女不自振。無寧異日不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當是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及冒鳶於鄉。公喜特甚。翼折而歸。則以爲事終在耳。其後公兄弟相繼下世。亮亦坎壈窮困。至爲囚於棘寺而未已。歲時或一歸。則羞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竟以累舉見錄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躐取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之選首。衆讙曰宜。豈敢徒以冠裳與公之姪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不遭。公之知人固在也。但可以開公兄弟之一笑於九原之上耳。酌酒酹公。英靈不昧。報公未也。其或有待。公明則遠。我心未艾。尚其懋哉。衆不可蓋。

祭俞德載知縣文

士患無才。鋪張不易。患無科名。掀騰可冀。得之既艱。況也中棄。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豈無友。嗟嗟德載。翼折方飛。舟棄半濟。未有如此。倏與忽廢。投老多感。慟且出涕。德載之學。初期自遂。既見偉人。欲極其至。涉獵不休。經史百氏。開物成務。以發厥志。德載之文。亹亹有制。徐務收斂。剗剔瑕翳。謂古作者。誰不可繼。如其不可。方脩愈銳。至其爲人。有膽有氣。樂易無他。倜儻任意。開口見心。視人如己。人攻我短。如石投水。及夫從政。吏姦不蔽。遇事洒落。寧尚苛細。誅強鋤梗。若近嚴毅。約定保伍。一於豈弟。我生與君。歲月不異。我不自菲。早識前輩。君時有急。弟昆之義。彼此才冠。冀爲道地。由此往來。交情日契。鄉薦我先。而公先第。年壯氣盛。事方迢遞。所可知者。期以勿替。我困禍患。擡頭不起。君於仕途。有功無罪。亦復摧折。晚方小試。雙手援我。累卵不墜。改秩作邑。豈必得計。我亦遭逢。唱首殿陛。相看晚歲。云胡獨逝。哭君無窮。傳以一祭。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三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嗚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於今四見朔矣號天叫地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其哀慕之極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時聖人始爲之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又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一號而止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外對人如平時於生復何所傷及期以告於靈曰卒哭不卽愧死猶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間亦將曰有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辭懼宇宙之不汝容耳嗚呼羞哉嗚呼痛哉嗚呼已哉

先考移靈文

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爲已極也某也積惡而不可掩旣已毒及我先君矣葬不克自力乃從人貸錢以葬墳墓未乾顏然欲以教人自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緘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卽安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居徒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則安於誦聖人之書以授人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與夫斬衰唯而不言者將闕之而不授乎不然則宇宙固不汝容矣辜天負地尙敢以告

祭王永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寧有定論。苟誠於中。蓋棺何恨。昔公少年。以才自奮。晚試一邑。更以讒困。斂不先期。見謂遲鈍。事無容心。謂政悶悶。御吏束溼。譏以自任。委心僚佐。不曰能遜。觸手成礙。豈必有釁。公於其間。不折以慍。我從公遊。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辭愈峻。卒明余心。兩匪相徇。公行及瓜。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不順。天亦爲虐。死生一瞬。囊無留金。衣忘敝縕。謗者聳然。耳扯足頓。我亦何顏。視此歸櫬。瀝酒一慟。天不可問。

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爲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間。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踰六十。非人命之難期。年歷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以兄爲自鋼。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屬且先其至徵。後發先至。爲駿馬之良。豫章手植。非老人所宜。兄爲慨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於已而。我曰焉得。以身自私。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甘之若飴。有命不承。寧問崇卑。不登坡壠。安陟崔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孔聖。猶曰吾衰。不如適意。與天同歸。我困囚縶。死生毫釐。尚欲於中。仰首伸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爲。往來應酬。各有據依。此論未終。冀兄生疑。旬月之間。寂無一詞。棘寺逮我。方墮危機。手染報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緘題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

莫追棄我任我幽明異歧我亦漠然甘與世違嗚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綱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既知之矣枯木死灰去死寧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強恕而行不偏不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以人爲貴聖以此聖福安得僞仁以此仁義安得外是中只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茲始乎爲士異時冀兄竝驅而至兄既長往我存曷以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祭何茂恭文

嗚呼公之行義文章自朝之賢士大夫以及於鄉黨朋友翕然推之莫敢爲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遽賓之以入土使知夫吉凶非必善惡死生何啻旦暮世道消長容曰有時而人理逆順莫求其故世有所謂推人支干而察人相貌者至是而手足俱露矣嗚呼昔公於某面未覿而神已交語言未通而肺肝相與嬰之諸公之間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爲難世俗謂之過舉屬儉讒之相間而至情之疑阻要不能無遺憾於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雖此心之昭然顧有口而莫吐是用略綵繒紙錢於末俗具脯果酒殺於疊俎酹公之神而侑之以韻語曰天之生公意蓋有主俄而奪之一息千古匪傷其私我心獨苦尚想音容有淚如雨

祭楊子固縣尉文

惟君慷慨而有奇志磊落而無他腸涵濡乎道義之曾點并包乎善惡之孝張處家庭則自力於孝悌入

場屋則自奮於文章。既出尖於輩行。爰結交於老蒼。無幾微於得失。肯輕易於低昂。醉墨淋漓。疾如風雨。而不騁詩章之俊。刀筆銛利。敏於鬼神。而不矜吏事之長。豹一斑而方露。金百鍊而後剛。世皆期君以大受。君乃自幸於小康。間者闔焉。未知其幾日。奄乎忽兮。遽失其故常。疑別話之鄭重。豈壯懷之披猖。相與脫我於垂死。固願報君於方將。我雖衰窮。而不肯安自菲薄。君既強仕。而豈應廢其頡頏。俄凶問之卒卒。驚去我之堂堂。嗟就逮之無幾。念撫棺之未遑。忽歲行之漸周。恍奇禍之備嘗。陳始末於數語。薦精誠於一觴。使死者其有知。吾知君之不亡。尙諸兒之可恃。懼託死之未當。或素心之泯泯。徒老淚之浪浪。

祭潘叔源文

惟君讀書將以爲善。而不主於祿利。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於必得。鮮衣美食。以償男子有家之願。歌童舞女。以終人生行樂之期。禮義以悅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內外竝進。心迹無瑕。此宜閱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從而去。各適所安。兒女攀慕無從。亦將有立。亮蹉跎暮景。邂逅飄零。白飯青芻。舊遊何在。隻雞斗酒。老淚如傾。歎逝者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臨穴不及。遡風而號。

祭潘叔度文

嗚呼。舍選非古也。而叔度以月書季考得官。此男女室家之願。而懼不仕之無義也。銓法非古也。而叔度不以資歷年勞從仕。此鑽隙踰牆之賤。而懼行己之無恥也。叔度不欲以志節自高於人。故雖安坐未嘗一日不病。叔度不欲使事情有虧於己。故雖病未嘗一日廢書。覃思於不傳之學。而世不我知不恤也。尙

友於千古之遠而人不我卽不強也至於孝友之行信於其家慈愛之實著於其鄉此叔度之日用飮食者而其所自植立則卓然欲會百聖期集之所雖死不憾也亮不肖無狀爲天人之所共棄叔度獨略其牝牡驪黃而友其人關其休戚憫其不自容於世而歲時一見必繾綣不忍相捨以去然亮之所以知叔度者雖叔度不得而盡知也今年之春叔度有子能取世科則喜不自勝曰我雖不仕今有以見先人於地下矣遂乞致其疇昔所得之官未幾而遂死焉叔度之自立者如此而獨動心於是區區者而心事之皎然可知矣亮以禍患奔走而喪車之出不能祖道而酹九原之歸不能倚樹而哭追致此奠以暢其情哀哀叔度尙如平生

祭朱壽之文

嗚呼父實生子子實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以至於無窮此固天地生生之理而亦所以爲人道有終之託少不失父老不哭子送往事居後先更迭以終於無憾此固國家大順之極而亦所以從一人自遂之私自昔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豈有奇功異術哉使天下無所謂幸不幸而已今子之死乃獨有感於余心而與不幸之歎至於慟哭流涕不能自已非以子之翁遇我不啻骨肉而囚繫之餘始知人亦惟其所遭耳嗚呼子獨胡爲而遭此耶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飫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沒地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自晦耶嗚呼子之翁老矣抱負

至難之才而人惡其違世刻意不傳之學而人惡其厲己諸賢零落殆盡天獨許其後死意者將有所爲也而乃使之以六十之叟而哭子耶嗚呼慘矣毒矣如我之不肖不祥而猶未死於縲紲者是眞所謂幸耳若子之不幸其嘆當何時而已耶酬子金華誰與對慟遣祭三衢徒有隱痛不幸之悲今古所共翁亦慨然孫可事奉天人之機懼其錯綜文不能哀將幣以送

祭林聖材文

惟靈讀書將以爲善而不志乎舉選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乎得祿孝悌稱於宗族鄉黨慈愛隆於父子弟昆非有表然之名足以自見於世而有粹然之善足以無愧於心胡不百年終此大數失一善士空其一鄉有幾子孫佑之幾世雖天報之可必而老淚之易零一奠因循多病良久靈其不昧意則昭然

祭何子剛文

嗚呼以德不以力以義不以勢此古今之通論而無力無勢者所藉以安也公家貲數十萬不可謂無力矣結姻於朝列不可謂無勢矣而甘心自屈於鄉之暴有力者猶不必其勢悖言惡動不與共較則公之誠心爲善尚不以德義自居而何問勢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誠服不可謂無所自也方亮未冠時束書就學於公之館舍公不以凡兒待之歲時之顧遇杯酒之殷勤未嘗不倍於倫等也其後亮方奔走四方見公之日常少而聞公之德誼特多嘗欲進拜公以示鄉閭知所則效而因循不果及公之沒與葬又以部使者之嫌而不欲求自附使亮取外於公之門若於公之生死不相關涉者天當知之非人之過也

惟公盛德著於平生懿名偉於晚節睹後生之自肆睠前輩之日淪酹斗酒於隻雞忘墓上之宿草苟此心其可達宜英靈之如存雖再拜之未償尚臨風而隕涕

祭陳肖夫文

嗚呼時學入骨時文入髓兄曰吾弟父詔其子以此而生以此而死從者如雲得者寧幾其初不悟謂未工耳工矣云何不遭至此使爾遭乎其將何以以斷國論以謀王體向之所學乃今爲累天乎人乎家國所繫念此痛心力薄無似欲就時學附以正理挽不可回爲此迢遞分守移換寧妨祿利彼頑者何面從背棄予教嬰孩尋行數字僅能把筆初守終墜竟成孤立相望惟爾以爾之才挾爾之氣橫騖長驅始充爾志一句一言以古自詭一字一畫於今必異母教兄督人非友議雖余亦曰少不爲貴子獨不然曾西所畏今幾何時賓之入地善不留種墜此老淚天亦徇俗余寧不悖嗚呼肖夫子眞死矣有相聞問時已後矣奔走未寧疾病踵至子厝安在義當一酹酹而可遣則已久矣日復一日義安在矣乖其初心敬從遣致嗚呼肖夫必不我罪俯仰隨時不死何謂如子之死於彼乎愧跖壽顏夭第相寬譬會逢其適千古之涕

祭周賢董文

嗚呼尊行親戚今垂盡也惟吾舅與君屹然爲一坐之鎭也方姨母在時一再歲必一覲也閒者闊焉而君惠顧不輟也連歲有江上之役欲爲公壽而不果奔也謂公之壽方與未艾而此心終未泯也曾與吾

擔未及弛而死生不能以一瞬也思吾先人不可得見而行輩亦復不振也若余之所遭如此而安得不爲世所擯也天乎人乎自今皆可勿問也壽大較不滿六十而余少君九歲亦凜凜也豈生既有闕於君而死乃爲此懇懇也亦傷夫事變之亟而可以自見者無使有遺恨也英靈如在其亦舉吾觴而滿引也

祭喻夏卿文

嗚呼家喪長老鄉失耆舊斯倉斯箱亦既曰富引養引恬亦非不壽與人無爭以德則茂終身無疾以福則厚羣兒斑白侍立左右諸孫滿前一經各授場屋較藝或居選首族子羣起能名輻湊君爲一笑歲晚樽酒八十年間何所不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詰曲稱心亦惟其偶君固自知法常得後盡其天年既全所受云胡今者往往心疚天行有終人望彌久空其一鄉一家之候氣象凋落事當大繆官稱日聞還彼俊秀隱然鎮重若何架漏淚涕橫臆非以邂逅百感交集微我有咎親固共哀誰識香臭以其寸誠見之觴豆苟事皆然何力可救

祭郭德揚文

嗚呼昔君尚及父兄在時協贊上下爲家之肥比於弟姪誦書及詩君又於中唱使必隨俯仰先後力用不遺閱世之久實觀盛衰晚值兄疾賴君羽儀家道愈昌匪規新規君家甥館乘龍是宜子亦自奮輝映旁支君方婆娑不與世違六十非夭而止於斯念昔於君年甫近之見輒情話寧此心期我困囚縶莫哭總帷梟草若何酹此蕪辭

祭宗式之文

嗚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縱或不順。困子亦猛。萬事瓦解。不待肉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之運。厚薄偏正。參差不齊。孰得其稱。其初則曰。感必有應。末亦有言。以待天定。嗚呼式之。與予有連。所遭亦等。子獨於中。降年不永。身在有餘。誰爲子請。我獨僅存。末失綱領。小小顛倒。天有正令。兒幼婦弱。莫適與競。張官置吏。禮樂刑政。寧使孤寡徒歸之命。嗚呼式之。彌子子路。幽明異境。力所不及。分應退聽。天果定乎。姑以自靖。人果衆乎。天豈易勝。我脫囚繫。理亦炳炳。爲子少須。以觀究竟。方未定時。胡可比竝。念子無窮。雙淚交迸。

祭妹夫周英伯文

嗚呼。我先人蓋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苦。相與爲命。而卒歸于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女兄。復歸吾弟。而吾妹長英伯九歲。吾母亦許以歸英伯者。欲使姻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吾母棄諸孤七八年。英伯漸長。而吾妹竟歸之。不敢食吾母之成言也。故英伯少學於我。而欲以武事自詭者。量其資性之所宜也。志既不遂。而自力家事。以克用裕。使吾妹無旦暮之憂者。盡其心力之所至也。時節相存問。緩急相周綴。雖竹頭木屑。亦有以應吾之須者。篤吾妹之分義於我也。木石隨在而辦。椽瓦隨用而足。別爲此室廬。以煥然一新者。分賢尊之憂責於身也。尊既下世。子亦隨往。寡妻弱子。遽失所仗。得罪當路。我困羅網。忍死自明。照臨在上。猶犴孤嫠。旁無族黨。子既去我。誰任鞅掌。吾妹憂思。相從憮恍。

我存安用事亦可想終喪致哀有負靈爽嘗與令子行營高敞死則同穴愛此尋丈瀝酒昭誠魂其來饗

祭胡彥功墓文

少驅馳於宦牒晚推遷於事故徒夢寐於英游卒弭心於農圃蓋逢坎而輒止豈不遇而故去嗟有才其焉用期不墜於門戶謂人生其何爲倘不貴而即富通閭里之有無共僮僕之甘苦既弟昆於戚黨爰骨肉其所部時一平於曲直亦何求於勝負亶在我而有餘宜於人而無惡俄死生之異變均涕泣於行路念得此者幾人雖百身而莫取尚慨想於平生爰瀝酒於堆土惟此願之未償孤疇昔之青顧忘夜雪之漫山溯北風而誰語冀英爽之昭然鑒精誠而弗吐

祭俞景山文

嗚呼生必父母成必師友死必妻子葬必里閭此天地生生之常理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以子之端慤靜默知有書卷而不知有天地之大日月之過前知有朋友而不知父母之違離家室之不可已此其爲志豈小而偃然臥病於百數十里之外死以屬諸朋友而葬以累其父兄使天地生生之理顛倒而不可知抑其所謂不可知者止此而子獨偶逢其適耶何其所遇之慘也雖然比夫客死於不可知之地者其魂猶爲有所依矣死於我乎斂弔於我乎哭朋友故舊觴酒豆肉子魂在何亦就乎木舉柩即路有兄有叔

祭何茂材文

惟君碩大充偉。儼然老成。端莊恭儉。以託後生。善多於財。實浮於聲。前輩遠矣。見此儀型。云胡澶然。使我失驚。衆所睹者。黃金滿籯。我獨知之。教子一經。我固欲倒。而風不停。二年囚繫。莫弔君靈。墓有宿草。我心未明。一遐將之。廓然此情。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呂東萊文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尙既往之有靈。

又祭呂東萊文

惟兄天資之高。地望之最。學力之深。心事之偉。無一不具。其來未已。羣賢凋謝。屹然山峙。兄又棄去。我存

曷以一代人物風流盡矣生也何爲莫解此理彼豈無人懼非書耳昔兄之存衆慕如蟻我獨從橫無所綱紀如彼扁舟亂流而濟觀者聳然我行如砥事固多變中江乃爾三日新婦請從今始念此哽咽淚落如洗卮酒豆肉非以爲禮

祭妻父何茂宏文

嗚呼既以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既非眞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其道則殊不使生死總之爲虛生不如生麋鹿與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生事愛敬死事哀戚人道始終一用其極前賢未辨我任其責責苟在我有死無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麤衣不慕華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費或嗇先志未遐欲知其人視其家道以其餘力發爲辭藻兩登薦書門戶華好迄用有成難弟敏妙家日昌矣而弟遽亡弟有遺責併此乎當同時孰在彼俊者郎筆硯其間而視茫茫既老未休心非外慕不鍇之嗟莫求其故縱不尊榮終此大數無寧少留觀我常度唯公平生皎然不欺質直敢前恭儉自持無疾而逝胡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某獨何爲感念昔者託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未也晚蒙公知異禮是假言疏意拙忠故不捨二十年間付之土苴持此丹心對越泉下尚想音容酒傾淚灑

祭石天民知軍文

嗚呼高才辨智孰與強力爲善博學多能孰與蘊藉風流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謀未

若無挾而好脩。淡然而不忮不求者也。嗚呼。天下而有若人。則薄劣不能汙。纖碎不能留。小諒不能表其子子。鄉原不能致其綢繆。當與一世混流而揚波。枝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山立。脩然而天遊者也。嗚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士林之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槩。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鎭浮。書册未嘗不親。而書味厭飫而優柔。事體未嘗不具。而事情反覆而咨諏。聖賢不傳之學。豪傑經遠之猷。兼該衆美。而歉然以未善爲憂。推先一輩。而退然與後學爲儔。此吾夫子所以嘆任重而道遠。而韓子貴於責己重以周者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事之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遐陬乎。樞庭一屬。與夫治中別駕。乃足以盡其平生而酬之乎。吾不得質諸幽也。嗚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關渡頭。歸未弛擔。負薪是尤。賢子訃告。我病不瘳。日臥于牀。自夏徂秋。亶其既安。困於敵讎二年之間。一半爲囚。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喪既終。我頭未抽。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投。來飲我酒。尙如生。不生死遺憾。付之牢愁。跡雖易考。事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邱。

衆祭潘用和文

嗚呼。鄰里親戚。朋友故舊。此人情之至隆。而人道之所繇立也。歲時無事。杯酒相命。劇談滿引。恢諧笑謔。醉倒而不相責禮。其尤親者。則有筆硯文字之好。上窮千古。下極目前碎事。以致其切磋琢磨之意。此人情之至歡。而人道之所繇成也。俄而於朋輩之中。奪其一人而去。使其徒回皇四望。而目瞪舌彊。不知所以爲策。徒能涕淚四垂。各道其平時惓款歡愛之淺深。以爲幽明契闊之候。此人情之至悲。而人道之所

繇極也平時朋類相從頹然無所是非於其間使爭心消伏而不見惟吾用和是賴而何以首當此禍耶豈吉凶皆非善惡之謂而所遭特顧其臨時耶千卷之書獨不如生前一杯酒此吾徒所以爲用和千古之嘆而寂寞身後之名要亦何足深計耶八人之中惟頤年相若惟恂齒最少同堂合哭以哀亡者之相去一世不知悲樂憂歡變故何時而遂已耶生無所取死無所愧哀哀用和致此一醉

祭章孟容文

嗚呼盛衰生死固天地之常經而悲喜哀樂遂出乎其間者亦情之正也如君父子踵相躡以取科目而先公遂以才望入御史府登法從蓋可謂一時之盛者及其以不合得罪罪方釋而死及之君徒小試州縣而亦繼以死行道之人爲之酸辛而感涕而況於君之母兄若弟若子乎念昔見君纍然在疚撫胸呼天天不我覆余亦悲哽慙不能救今又幾時來告君訃盛衰相尋如夕與晝適其甚者與君先後余聞君疾之未病也語其子以苟不可諱勿用老佛之教以汚我及其臨訣夜分款語今且死矣遂從吾父所可憾者棺未入土禮壞千載喪尤非古如君之志聖賢所與君言在耳而子忍負我欲哭君既行而沮昔君屬子於予何取庶幾幡然而過可補祭奠柩前英靈鑒否

祭孫冲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乖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嗇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

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爲可貴子方以名爲可求余獨以命爲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賫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霸之道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直事瓦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涕也嘆來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愧苟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爲九泉之慰

衆祭孫沖季文

嗚呼十人之聚則有短長命也不齊固理之常積而至百胡可較量念昔相從意氣方張禍福之來孰避孰當而謂如子適是不祥不祥何尤當之可傷相與別子列以豆觴汝飲滴酒如在吾旁所謂學者帝霸皇王追念此志有淚盈眶爾友咸在爾魂茫茫爾不能飲飲爾以漿各以意接言不能詳失聲而號痛裂肺腸何以慰子沒身不忘道過爾墓悵望斯岡千載吾銘歸安其藏

祭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爲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往辱與之游其後又與年輩相若者相與上下其論晚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晝雖才俊比肩可喜可愕至於動心怵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偉度要不復前人比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間厚德偉度尤爲傑然而既親且舊其慕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冠一第何爲萬事冰泮盛衰相尋百年之嘆人物藐然寓哀一奠

祭妻弟何少嘉文

嗚呼恩莫隆於姻戚義莫重於朋友民之秉彝士有常守類而聚之各從其厚聯而合之既厚且久聖賢所謂捨是則否我與子姻戚也而講論辯說我爲子剖子於我朋友也而患難倉卒子獨我救緩則游從急則奔走不期而應如左右手我寡兄弟賴子以沒首世俗道薄賴子以遮醜天胡不仁爲此舛謬夜半負舟疾馳恐後古亦有之顏夭跖壽獨子遭乎亦我有咎嗚呼此其禍變豈復吾之始慮耶以子之平生亦何以致此荼苦耶事母能以色養至於左右之無違事兄不以病替至於憂喜之無忤敬其嫂妻而裹言不用撫其幼妹而恩意孔煦尚賢睦族以任門戶敬老慈稚爰及行路人爲我役謹其喜怒人食吾利同其欲惡節彼我飾行以內恕年未三十動有常度仰止聖賢行矣而著胚胎既成軒豁呈露子之望我亦以此故我困禍患失其故步子抱不滿夭臂而去道之云遠人遏其遽非道弘人歸咎無所百爾所思豈亦有數我辭非悲我淚如雨有知無知一息千古

祭徐子宜父文

前賢既遠源流莫繼卓彼諸儒尋廢起墜後先相望曰同而異歲晏屹然惟公之子非子之能於公實似言取其信動必以理孝友慈恕儉恭和粹儀刑後末子鍾其美枝葉扶疎有本如是子登王朝日躋膴仕羣公相敬資以行志退食從容教忠無愧朱衣銀魚寵褒沓至何如蒼天成此永喟道之云遠幾人能遂無以考祥曷視其履公雖遄邁道則自邇盡道爲難從公則易進退莫安死生孰計終天之痛惟子之瘁子曰已哉朋友則未相與盡哀繼以寬譬嗟乎公哉非以私意庶幾饗之一觴之酹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嗚呼。昔我先祖以氣自豪。公方錄一縣之事。歲時相往來。以同宗故。甚相好也。我先君與公之子。生同歲。少同學。而不肖無狀。因得敍族屬以自附。聞公之喪。匍匐哀慟。若已有之。比其葬也。亦復効薄奠以載其區區之意。非無從而至此也。惟公早稱善人。晚錫爵命。念平生細大之事。莫或自欺。雖一死契闊之餘。故應無憾。有昭靈識。樂舉余觴。

祭凌正仲父文

惟君力足以自拔。而志念不出於鄉閭。才足以資世。而事業止關乎門戶。孝友慈愛。人無間言。規矩準繩。身有常則。富而好禮。惠以使人。子有一於是乎。吾必謂之學矣。居雖異縣。心則知君。及夫事變之驚悼。困於禍患之奔走。意料不到。倉卒何關聞君之喪。嗟已後時。哭君之柩。沮於及境。徒有遺憾。夫復何言。一酹之哀。半歲而遣。昔者君之子姓多不見鄙。故論君之平生。獨爲甚詳。魂乎來歆。言也無愧。

祭王木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沒身莫酬。四民孰貴。士兮好修。昔公有子。讀書是謀。亦既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復。共仕吾州。少望、正則。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則比英游。公居其間。意好綢繆。亦有甘旨。共此拍浮。賓主上下。一笑夷猶。謂彼芳容。少見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繇。十五年間。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掇巍科。或官遐陬。我獨窮甚。豺狼是投。賢子何爲。逆風撐舟。公亦厭之。一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

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伴。孰爲此者。蒼天悠悠。未有已時。寧有定憂。積者厚矣。令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諸幽。

祭彭子復父文

嗚呼。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之墓。古人務實而不務設飾。所以貽範於其鄉也。衆之本教曰孝。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古之人爲人子者。由微而至著。所以達其父於天下也。如公之父子。蓋亦庶幾於無遺憾矣。七品之服以爲封。千里之寄以爲養。夫婦相對。子女無缺。而相羊於七十五歲之間。天之報施。亦豈徒然哉。昔公之子。初官金華。我從之游。道義靡他。拜公堂上。質實無瑕。從容二林。相與如家子登朝列。公壽方遐。我困囚縶。公天一涯。死生禍福。相去有差。晚節末路。共此嘆嗟。墓有宿草。計程則賒。雖死不朽。是耶非耶。情則至矣。儀匪靖嘉。臨風一酹。涕淚交加。

祭金伯淸父文

嗚呼。讀書取於庇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庇矣。有開其華。家苟足矣。不導其奢。設心措慮。造端不差。報施常理。爲應匪賒。故諸子力學勤生。統緒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託良佳。何一旦之逝去。致有識之咨嗟。況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內行之無瑕。壽不應嗇。理宜有加。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若伯淸者。善人非耶。雖倚伏之終在。而變化之周遮。念歸怨之何所。矢陳辭之靡他。追疇昔之樽酒。爲今茲之靜嘉。謂冥漠之如在。想英靈之未遐。苟余誠之可享。豈多言之爲誇。既升堂之不見。宜有涕以無涯。

祭王天若父母文

嗚呼。富壽好德。康寧考終。此所謂五福。而權勢榮華不與焉。蓋五福上下之所通有。爲人者不可不自勉以待正命也。如君之伉儷雖不至於期頤之壽。然富而好禮。平時無甚疾病。而以令終。先後一年而相從於地下。而又有子以似之。其於五福。蓋亦庶幾於備矣。亮之於君。居雖異郡。而壤地相接。聲問相通。雖不覩其丰標。而審其平生。敬其吉德。曾未得握手接殷勤。而君之耦以訃來。亦嘗爲君之子驚悼失聲矣。禍患奔走。欲一遣慰未能也。而君又以訃聞。嗟乎傷哉。如君雖可以無憾。而人子之心奪之中道。鄰壤之敬失之須臾。其爲傷嗟寧有窮已。一奠併致。寸誠孔昭。靈其有知。我亦出涕弔君之子。惟後是圖。

祭王文卿父母文

嗚呼。昔我諸兄。與其鄉人諸友。及從先公游。磨礱乎道義。而服膺其家範之懿。至今在耳歷歷也。及公之身積愈厚而收愈薄。克有賢配。以無忘先公之訓。惟我一二人。獲與諸子周旋。先世之德。至是而愈文矣。天之報施。意與人合。變化倚伏。一闢一闔。夫婦繼亡。有來或遏。何以占之。送車雜沓。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嗚呼。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夫人之勤。始終若一。豈徒以起家之不可安乎。室無妄用。則男子無苟取之心。夫人之儉。不聞於有無。豈徒以貧富之不可常乎。至於察人之所不察。而闔內之情畢見。愛人之所不愛。而一家之勢常平。此所以夫不勉而正。子不督而賢。閒言不卻而息。長幼不約而親。而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標行義以自見者。比夫人蓋猶未足以爲賢也。生不願知於人。死不見著於史。惟餘此心無成有美。矧亮不肖。烏知夫人。亮實有婦夫人之孫。十年登堂。誨言在耳。因跡以觀。其平如砥。昔亮之窮棄不足論。夫人撫之。綈袍之溫。一飽有時。解顏以喜。感念之恩。如實出已。年餘八十。德浮於年。哭不可留。路及九泉。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嗚呼。昔我外大父六男二女。而我先祖妣實外大父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我先君。而外大父母相繼即世。於其中間六男摧落無餘。故我姨母幼育於我先祖妣。及笄乃歸周氏。然後黃氏所存惟二女而已。我先妣每念及此。輒不欲生。歲時祭享。遂託於陳氏。亮自幼時。固已識我先妣之戚憂。常懼力之不足以任

其後也。未幾。我先妣以盛年棄我。諸孤弟妹交託於周氏。亦惟我姨母是撫。不獨黃氏之責。萃於姨母之一身。天下閔凶。我姨母復得末疾。猶以藥物自扶。每力疾而語亮曰。汝克自立。我姊賴汝以瞑目。然黃氏於茲盡矣。汝母寧無遺憂乎。亮抆淚以告。方扶持百年是望。毋爲是不祥之言。然心亦憂之。不圖其遂至此也。天乎酷哉。天乎痛哉。以亮之不肖。懼將遂墜陳氏。其能保有黃氏之墳墓。而饗其鬼神。以安我母我姨母之靈於百年乎。念我姨母。如我母存。死而可代。敢愛此身。今其已矣。責將誰分。長慟大號。告我後人。

祭妻叔母喻氏文

嗚呼。念不肖之疇昔。嘗受知於夫君。妻以其兄之子。教以古人之文。雖有孤於此意。豈不懷於過恩。俄永隔於生死。無所効於賤貧。惟胸中之耿耿。蓋可質於明神。晚抽頭於禍患。幸日暮之晏温。事夫君而不及。有夫人之尚存。願誕彌之再拜。終此禮於千春。寧夫人之盛德。使我志之莫伸。環親戚而聚弔。獨訃音之後聞。雖本末之可察。年長短之易論。望新靈而哽噎。話往事以酸辛。尚至心之可恃。與薄奠而共陳。豈多言之自解。庶或格於尊魂。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賢。子賢而達。母享其安。富貴尊榮。百福具焉。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情。孰不盡然。況於其子。寧望生全。孰爲此者。嗚呼蒼天。栽培傾覆。倚伏變遷。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幸不幸。理難槩然。必其在人。爲之後先。吉凶禍福。則罔所愆。雖愆不僭。其終不偏。天人相因。繩牽絲連。衡太夫人。和柔

靜淵。夫婦如賓。烝嘗吉蠲。衣不慕侈。惡其敝穿。食取則足。惟其潔鮮。七品之封。八十之年。康寧考終。子孫滿前。凡我鄉井。三數衣冠。錙銖而較。莫我扳援。先德如此。厥有繇緣。子心罔極。曰不其延。於今未足。視後必填。安得彤管。大此幽鐫。我辭之悲。抑揚周旋。有是寸誠。薦之鄰羶。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嗚呼。天之運行。爲有常。人之祈望。爲無已。年踰八十。身爲命婦。康強無疾。奄然而逝。世之得此。其能幾人。天之報施。亦不薄矣。子有盛名。方爲時用。挈其才具。欲飛輒止。高高在上。事固難量。人之所期。豈有窮哉。天非獨吝人。非無厭。天不如是。則不足以言天。人不如是。則不足以爲人。送車千輛。祭者數百人。交有淺深。義有厚薄。或哀或念。其情如一。行路觀者。爲之太息。死生之際。無一可憾。人各有心。非力可取。地道無成。固有終矣。安歸于土。惟善惟最。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稚年。固已得其昂霄聳壑之氣。自其客居永康。每一食未嘗不東向悽然。有時繼以淚下。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飲食醫藥。宜如何辦。又以勞吾父之心。吾將何以爲人子。余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而爲之子者固自爲可。且余有父不能養。余甚有愧焉。數年以來。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聖賢之用心。與夫後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而得其所以與時偕行者。於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數。而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爲人母也。既而夫人之子。

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庭。併世俗之所謂榮者而竝得之。人皆謂夫人之疾。宜自是脫然而竟以不救。豈世俗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攖其心而繇疾至死。一一自有條理耶。疾與死。非人力之所可爲而所可爲者。夫人既加於人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人之前耶。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理譬解。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爲心。而朋友之涕。亦不自知其潸然也。重岡一水。寓哀於文。匍匐之救。有靦古人。

祭趙尉母夫人文　師旦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仕非爲貧。亦以養耳。孰不生男。其成有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夫人。亦既有子。人事好乖。欲飛屢止。千尋之木。困嘗在始。及其干霄。條達自遂。君子知之。順變以俟。亡者安焉。身後無愧。貢及九泉。彤管有煒。登堂莫及。聞風而起。歸旐翩翻。道出下里。徯之浹旬。失之寸晷。一奠之敬。竟成追致。交道之難。難於生死。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少從其夫艱勤以起家。晚從其子驅馳以赴官。三年簿領。一月朝行。而亟膺千里專城之寄。板輿之樂。人生亦可無憾。羣賢聚朝。召命鼎至。而遽罹蒼天罔極之痛。喪車之行。識者以爲大哀。人之隱憂。子之巨創。交發竝至。其胡可言。嗚呼。人壽百歲。獨不可以八十九十乎。貴極人臣。獨不可見其子爲卿監。法從乎。天運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厥或參差。爲此臬兀。富貴之來。半道而失。終天之恨。寧

此秒忽某向與令子爲琨逖之相期晚節末路蓋膏華之異向跡雖小戾心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夢値茲凶變共哭三衢趣報兒曹令陳薄奠指日東望臨風涕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嗚呼大家世族垂三百年方其盛時二浙惟錢被兵日少有此山川尺寸必爭俄而華顛棄如敝屣聖明當天祿以報功位以象賢著忠令甲吳越與肩代不乏人母儀是先睠惟后族和柔靜淵女美夙著女訓素嫻有德有容衣此華鮮有禮有節饗夫鄉黨齊賓吾偶作配其緣生兒大佳胎教固然兒亦自力取友心端有聞于朝進服班聯持節分符于蕃于宣風采聞見仁愛則專板輿有教奉以周旋庶幾色養不爲變遷天子曰歸赴我詳延綵戲之樂所居而安子心罔極福無十全登進方隆忍此棄捐嗟舊封部遺愛在焉豈我一夫爲是悗悗弔死唁生困於拘攣祥除伊邇寧發慰言一奠之誠不懈愈虔天運參差惟偏非偏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惟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婦於古先撫孤之仁有以見夫子於地下所積之厚所收不微板輿東西廈屋終始年踰八十爲人子者寧有滿時命至再三有國家者以錫類耳雖天報之未殄而人道之有終念一旦之息微所不忍見追平生之色養詎其克堪此賢嗣之所以創鉅而痛深而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涕出舉觴而薦豈曰無從望堂而登於茲永已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嗚呼盛衰消長相尋於無窮是非毀譽交發而未定此世人之所共歎而君子以爲有命方夫人之盛年悼其夫之已竟念二子之何學寧利名之足競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朝樹後學之審訂越仲子之鷹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充詘於崔嵬無幾微於蹭蹬宜世道之有闕詎門戶之私慶以還報於地下謂婦德其特盛曾歲月之幾何掩風波之交迸彼山立其何罪躓夫人而目瞑此蹭蹬而不已遂得名於不令矧窮達之小異豈平生之退聽噫夫人其何爲與此變而俱病雖自古之或然冀天定之能勝不然則盛衰消長是非毀譽乃足以汩人之正性也耶人欲若浮天理如瑩物必有對鸞鳳梟獍其順其背或掩或映參差不齊於終必稱受命於天惟舜也正長公有知告我曰敬其存謂何盡亦自靖逝者如斯萬事墮甑委曲則巧直情則徑匪人可欺寧我不佞尊魂如在雖幽不憎揭虔妥靈斯言有證

祭邱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嗚呼母子之愛不出於閨門而足以關天地之造閨闥之懿不出於鄉閭而足以起薄海之敬此其輕重繫之人而眞足謂人者固未易以一二數雖隱德幽光亦將不期而暴白也一世人物之英百年廊廟之具而碩人生之豈不有關於天地之造乎三品榮貴之養上壽康寧之福而碩人享之豈不遂起薄海之敬乎碩人之婦道固天下之爲人婦者所取以爲法碩人之母儀而天下之爲人母者雖欲想望其庶幾而不可得使盡發其平昔之所有則碩人之不朽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終天之痛人子之心豈有

窮哉宿草之哭封部之人其哀如此仰惟靈識俯鑒精誠盡以餘悲泄之一奠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嗚呼多男之祝聖人不棄則百斯男徽音孰嗣兩姓之合似續爲貴琴瑟既調男多受祉嗟惟夫人尉意絲枲祭祀酒食既嘉且旨家道用裕人心不貳開厥後來相導以理一男克立問學自詭聲問昭宣亦母之美或幹其蠱或尙其事諸男森然分頭竝起百足之蟲不僵其死死而不亡亦惟有子閭內之懿聞於井里日夫既行今亦往矣人壽有涯子心罔既死生大變孰可寬譬號呼蒼天感念終始一哀出涕朋友之義我困于囚義亦凋悴追作此文尙千萬祀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嗚呼以太恭人之盛德而不及竟壽考以成子之養以令子之純孝而不及登華要以致養其母此朝士大夫之所共歎嗟朋友之所爲流涕而天之所以爲天其不可知者類如此也雖然太恭人之壽及中矣令子亦有列於朝矣夫君既沒盤齊家道母子相與爲命以致裁水之歡者又數年於此矣諸子稍稍自見頭角而爲母爲兄者亦庶幾可以無負矣等高下而較之雖太恭人之母子所以自盡者甚至而天之所以報人者亦不至於甚謬戾而不可合也五福之難全其來非一日而一事之稱心亦有以自歸於九泉況其可以自寬者不既已多乎歸從夫君而兩愛子左右之責當門戶而四兄弟先後之死者無所憾生者未易畢朋友之救不能匍匐樽酒之酹有如皦日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嗚呼夫人事夫有禮而不同其老教子有法而不及其成望有所止而事固難平雖助緝其家始末之可念然康強以老死生之可驚寒暑不能無代謝弦望不能無虧盈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不爭苟在我有自安之分則在人無不盡之情終天之痛聖人以三年爲斷顯揚之孝人子以終身爲憑恍吉祭之有日必揭虔而妥靈稽一尊之奇禍乖大義於平生尚時日之可考儻素心之易明寓不足於薄少徙黯然於涕零悵音容之已遠寧謦欬之或聆庶彫管之可恃豈龜跌之足徵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姻連成此吉昌夫人柔淑於何用彰出從于郭適合其當女功姑置婦職是襄外餉賓客內謹烝嘗必敬必戒頃刻敢忘宜家宜子拱立于旁睠惟夫君以志自強藏錙巨萬詩書是將論德聖賢結交老蒼無以相之歲月茫茫今其已矣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諸郎兒亦自知若何終喪弔者在門有淚浪浪

祭凌存仲母夫人文

閨門懿行足以爲世母儀死生大節足以配古列婦第知有子之可恃亦以驗天之所爲門戶方興世皆知其爲陽報庭除日美人亦願其以壽終胡不百年究此大數無寧一夕困於小疴樹欲息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昊天罔極從古難言朋友之哀託文以訴

祭窠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嗚呼。惟恭人生長儒素。嬪于勳門。匪惟勳門。國之戚姻。德尙多有。貴無與倫。方其盛時。震動簪紳。中更多事。散而之溫。大家世族。能幾人存。粵其存者。往往瓜分。各求其配。惟德是論。恭人宜之。豈適王孫。亦惟其德。相待如賓。自飭以禮。自督以勤。再立門戶。其命維新。賢士大夫。以類而親。有酒既旨。有殽既珍。爰多受祉。以友輔仁。相夫至此。有終則坤。云胡不淑。遽以訃聞。使其夫子。號叫云云。恭人甥館第一輩人。亮忝交久。義同弟昆。一奠致哀。詎曰無因。恭人饗之。以誠非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嗚呼。夫人有兄女。爲我婦。諸孤是以諉我以銘墓。婦德女美。吾辭略具。親戚情義。亦既悉吐。云胡今者。猶此驚嗟。所不忍見。輛車即路。萬事瓦解。音容莫覩。五十餘年。遂爲堆土。杯酒從容。莫復其處。時節問信。敬致無所。慟且出涕。皆以此故。兄女昔者。固嘗奔訃。余乃不與。會葬之數。事有後先。歸壽其母。溯風而號。有淚如雨。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樂從之。人道如許。後先相送。懼失常度。觴酒豆肉。至情所寓。門庭徑塗。魂猶有據。是耶非耶。母亦小駐。異時夫人。嘗命兄女。遇有海錯。惠不妨屢。雖小戲劇。未酬前語。今亦稍稍。以登于俎。尙如平生。以享此不千古話說。何時可茹。

祭妹文

昔吾母十四歲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自是不復有子。比我年二

十有三而吾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吾父以腎罣困於囚繫我王父王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長富室罹此奇禍其家竟取以歸吾弟亦挾其妻而苟活於道旁之小舍獨汝與一婢守此三喪貧焉在疚八不可堪汝左汝右悲涕橫臆見者疾首號呼蒼天竟不我覆余時無策副前失後大慟欲絕出入貿貿念汝之窮冀以死守雖余亦復慚不能救異時得脫均此貧富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變孰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菲陋汝既畢縞余終面垢吾妻視汝過於女厚歲時存問肯有遺漏天知地知余心未究見母地下一一可復三載之間禍患輻輳當路欲殺刑不易受搏手待命大明當晝親故反眼孰匪我寇汝與吾妻涕泣消瘦歸視我行病輒顛仆余亦失驚庶天之佑長號而別事亦大謬我遭羅織命落人手汝既喪夫而子又幼念此計窮病亦宿留天不可登地無所叩瞑目長往如犬入竇余望網羅如鹿在囿內外隔絕迷此惡候生死永訣豈曰邂逅汝責未了我禍亦驟當使汝子稍識香臭死而可忍木亦難就嬰嫋勃崒自容宇宙余復何言無與石鬬汝其有知鑒此觴豆

祭徐子宜內子宋氏恭人文

嗚呼婦容罔失宜其家室求我庶士迨其既吉婦德可親宜其家人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恭人之初兩姓既祉外事詩書內事絲枲厥德交修相尙以理道德性命施于女美曰父而舅曰母而姑承顏順志上恬下愉賓客朋友親族戚疏一有不類則匪我徒祭祀孔豐酒食惟潔職所當爲力分必竭家道肅穆衆心

尤愜胡不百年以及永訣男拋未下女失所依矧姑鍾愛涕淚交頤思與婦計楚相可爲寧忍俱棄命乖所期幾內使節罹此悲哽有來貴富年不偕永一生辛勤半道乖梗事之難平有幸不幸言念昔者嘗獲登堂拜母之餘爲壽于旁友好念篤克相無疆再拜遣酹觸事悲傷遭此大變出涙痛腸魂靈縹緲如在洋洋

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 恭人嘗誦釋迦摩尼余酹之故書紀

惟恭人生於巨公之家嬪於名儒之室少不以富貴而自驕晚不以從容而自佚聽妾媵之宵征撫兒女如己出小星從參與昴取其有所依嚮而不止於貴賤鳲鳩居鵲之巢取其拙於更改而不止於均一體地道之無成致闔儀之靡失率是以行其永迪吉曾和鳴之幾時而契闊於一日用其于歸之相宜變其弗及之佇泣命也何言天乎難必爲故人而一哀豈平生之永卹雖薄禮之匪嘉矧寸誠之敢忽望書窆之無從庶彤管之有述

祭王丞內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爲之脩短固有命存而且慼且傷人實當之況其配也於天下爲最佳及其傷也於天下爲最慘此長號大慟所以不能自已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情之未易奪也嗚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渙然冰釋生者怡然理順乃於處變爲無憾而人常未易至此雖託契於夫君豈能保安人之釋然耶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酹之不敢廢語言之不敢苟者不敢

以死者爲無知也。安人豈以其言爲墮於杳眇而不足聽耶。情文苟稱。安人其鑒之。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嗚呼。夫婦至情。蓋天所敍。死生契闊。則亦有數。慨我良朋。又失賢婦。和氣滿門。莫求其故。數則靡常。非吾始慮。婦德隱然。其略可具。生長膏粱。樂嬪儉素。兒非己出。同此孺慕。室無閒言。以及諸姒。有姑娶居。足樂遲暮。入門生敬。德聲載路。云胡一旦。使我驚噩。友朋之苦。託詞以訴。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六

行狀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初公年十六。屬方臘唱亂睦之淸溪。環浙之東。鞠爲盜藪。公父朝散懼無全理。則分幼子及衣一箱付公曰。以是屬汝。吾以汝母亦從此遁矣。公奉命崎嶇山谷間。僅得不死。賊平。挾其弟歸拜朝散。而箱故無恙也。自幼頴悟。讀書不苟。善爲詞賦。而窮經旨。至廢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釋褐授處州靑田縣主簿。嘗攝邑兩稅舊法。有上中下三限。是年夏稅。太守風告諸邑。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公以爲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爲也。太守大怒。公辭邑事。不可。則以次第督之。使無越舊限而已。秩滿官陞左從政郎。授處州麗水縣丞。改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辟兼川陝宣諭使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勞得左承直郎。用薦者改左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磨勘。轉左承議郎。公外舅樞密都承旨鄭公剛中宣諭川陝。故辟公以行。鄭公留宣撫四川而公歸矣。會權臣秦檜欲文致鄭公死地。賴太上皇帝不可。猶以罪罷。公亦爲言者論去未幾。轉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權通判宣州。轉朝散郎。時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嘗以事忤之。良臣不堪。公不爲動。良臣繇是知公。秦檜死。良臣入參知政事。奏除公兩浙提舉市舶公事。舶司寶貨之府。公自常俸外。例所可得。公一不取。對人亦不輒非前例。轉左朝請郎。差知建州。州軍糧久不給。軍情洶

洶至之日爭走拜馬前時公帑緡錢不能三萬公徐諭之曰汝輩第各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案稅籍得豪民姦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與守法而已不事風采而去思蓋不能忘也連丁朝散及夫人憂服除得知鄂州鄂當水陸之衝虜分兵扼上流朝廷出禁軍戍鄂一日至或須船千艘若馬五千匹公度不可辦者奏聞餘悉給無留難當此之時朝廷置武事不問餘三十年竝邊百姓至不識兵革虜卒棄好流民不知所爲更居迭去鄂往往不復故民公區處不遺餘力民得不以兵事恐動州納秋租才五千斛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公視酒稅籍得贏錢立辦人不測其所以至此往往神之公戚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鄂民相與遮監司自言公實愛我願從朝廷別借公一歲監司欲以聞公笑謂曰諸公庸知非某意耶且朝廷未易欺也某不自愛懼貽門下羞不果聞除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漕司常貸常平緡錢二萬萬至是已數年漕司置不復言常平亦不問公嘆曰此非法意也民不知賴矣立移督之而戶部復請貸三萬萬公甚難之銜命小校恥不即得出不遜語公叱之曰此聖旨耶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不然奴何敢爾退而嘆曰官不可爲矣戶部尋知不可公亦不欲自異也今上登極覃恩轉左朝奉大夫明年轉左朝散大夫又明年召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慶王府直講乾道改元爲郎中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公上疏大略言祖宗之大讎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嘗膽之志可少忘乎歡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歃血之好可久恃乎至於淮塹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

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置局措畫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以爲今之大臣不足任願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年來將帥以事廢非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新又嘗因水潦有旨侍從臺諫條具闕失公上言苟人事皆得其實是乃應天之實也人材欲取實能政事欲取實效諸所進用必考其實使一時虛名求售者不得冒進然後申勑有司視朝廷利害如在其家與其身不得以文移虛具上下相蒙人修實行事建實功上施實德下受實惠應天之實宜無大於此者時朝廷令兩浙江東人戶爲田一萬畝者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關子之屬公以爲事類科斂無體民經國之意朝廷以經用不足議權拘郡縣職田公以爲所得不足以當大農一日之數自爲紛紛損失大體戶部侍郎朱夏卿以交子兌發諸道常平錢一百萬緡公上疏以爲自立常平以來其間用兵多故主計之臣固嘗出意趣辦獨常平以民命故法不得睥睨夏卿何爲者而敢輕壞成法又公鑿交子不得支用欺罔不顧忌法不可赦知池州魯嘗以竹生穗實爲瑞竹圖之而囊其實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公上疏以爲物反常則爲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爲瑞是罔上也況飢民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根木實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爲是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嘗牧民願使其民至此猶以爲瑞而獻之乎佞邪成風漸不可長又言給事中王時升似樸實詐足以欺世亂俗右奉直大夫謝鐸嘗事僞楚不宜叨世賞無以示爲臣者上皆從之初公嘗上疏言陛下臨御以來首禁監司太守數易今往往無故輒易矣添差官不許釐務今稍稍

放行矣初改官人惟許注知縣今有經營得堂除者矣有差遣人不許再易今圖換易者紛然矣至於蔭補初出官者法當銓試令有堂除免試者京官合入監當今有徑得職事官者私意勝而公法爲虛文不嚴加禁戢則公道蕩然矣既而聞放未銓試人魏好信等已四五十人參知政事虞允文意頗主之公不樂也卽上言今春銓試已中者率待五六年闕而黜落者乃得美除以援廢法以私害公事雖小而所係者大乞竝行追寢不惟略存公道亦清仕流之一端也朝廷嘗揀發諸路廂禁土軍若五分弓手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一軍隸步軍都指揮使戚方約防秋罷遣還所在郡隆興元年留不遣明年又留不遣至是猶未遣也軍人相與詣臺自言公移牒樞密院不報軍人不堪往往竄去公卽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乎上語公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公奏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爾上曰然則當盡逃乎公奏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逸散不捕則廢法捕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公又上言以爲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慮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公奏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爾樞臣迎合聖意得無後悔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兼同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逸無留者又相與拒鬬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公言方罪首也不可赦落方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卽上言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輕狂傾險敢爲大言以文武自將今居其位而胸中無

有挾私任情大略可驗公以爲允文不去天下不復有法連章論奏不已允文竟罷去時參知政事錢端禮以肺腑與政丞相久虛府朝議以爲旦夕當同拜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公亦得罪去國初公在浙西梁俊彥得中旨措置酒庫公不以職事左右之俊彥不滿比去問公所欲公唯唯不對及俊彥幹辦皇城司轉官獨不行臺謝故事公劾俊彥廢法俊彥竟以贖論會公除吏部侍郎力請罷去上怒公辭免不遜有旨放罷汀州居住或爲公言是行俊彥有力公正色曰吾事君不知大體分應得罪俊彥何爲者邪且聖明豈受人耳語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獨以不得展省先壟松楸爲恨既有旨自便則歸拜壟下退語妻子今死無恨矣明年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又明年以疾卒于正寢實乾道九年閏正月之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早卒贈宜人再娶鄭氏四川宣撫副使公之女也子男四人濤右迪功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渭左從政郎臨安府富陽縣丞先公八月卒渙以公致仕恩奏上充從進士舉湜奉公命出後公仲弟著女四人長適宣義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撝孫次適進士陳檜次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主簿楊注次適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鄭莊孫孫男十人機、楠、崧、雲卿、集、柄、采、棣、餘未名女三人長適進士盧誠餘幼濤將以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甲寅奉公葬于永康縣武平鄉碧湍里三石湖之側前葬濤以行實爲請且言先君實知子亮屢道罪逆不能固辭濤固以請亮自惟少年時不自愛重晚方悔悟鄉閭故不齒也獨公一見得之命其子弟相與共學一日來過則具杯酒從容侍公語間論天下人物往往意合知公金玉人也因嘆世之量人者甚淺不足據然嘗聞之公之子弟公

嘗誦古詩。每向秋山拾紅葉。姓名那許世人知。輒諷詠不能已。可以觀公之志矣。然則紛紛固非其所屑也。每自幸晚學得依而公遽下世。爲之慟且涕下。義當執筆狀公之行。以告世之有道立言之君子。而語言荒亂失緒。辭不獲則姑次第之。公諱服、字德文。其先建之浦城人。五代之亂。徙杭之鹽官。國初來婺。因家永康。曾祖洞、祖玠、父俁。累贈右朝散大夫。母應氏、陳氏。贈宜人。公及朝散在時爲郡。朝散得封右奉議郎。鄉人榮之。公有論語孟子解各二卷、易解二卷、古律詩四卷。藏於家。淳熙元年夏六月晦。陳亮謹狀。

東陽郭德麟哀辭

往時東陽郭彥明徒手能致家資巨萬。服役至數千人。又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者。余不及識。而識其子德麟。德麟承家有父風。而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游。異時言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論始定矣。自德麟在時。固嘗惴惴焉以前事爲未滿也。余獨以爲不然。國家以科舉造士。束天下豪傑於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爲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於程文熟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爲鄉閭所讎疾。而每每有身掛憲網之憂。向之所謂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用之處。此亦爲國之一闕。而默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惴惴前事者。固足以見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識者爲天下大勢無窮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既足以爲一世所任用。而其間有所謂通經篤行者。又自爲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既抑望而畏服之矣。余於斯時。方將爲之長言以解

德麟之惴惴而寧其死。其不訕謗譴斥於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德麟持是以見其父於地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其辭曰云云。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東漢之衰太丘長陳公名實是爲有道君子紀羣又克世其家位至三公九卿司馬氏南渡而逵從以遷其後家於吳興霸先遂據全吳四世乃亡其葬於婺之永康號厚陵者或曰后陵陵今雖在錮之以銅不可發莫能考其爲誰故永康之陳最號繁多而譜牒未嘗相通也往嘗有於百年居壁間得數紙書言譜系甚詳有曰王曰公曰御史大夫曰龍虎大將軍者疑其爲陳隋間也至本朝咸平以後始從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爲民久矣亮之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隆始自奮田閭間居陵旁七八里曰前黃至孫諱拔遂大其家有子四人其三則於亮爲高祖高祖諱賀早夭一子曾祖也諱知元宣和間以隸籍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是生我祖諱益字進之爲家子先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皆垂得而失既又欲以武事自奮亦弗克如其志晚乃浮沈里閈自放於杯酒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蓋天資固如此也故亮嘗竊言之昔韓信謂酈生曰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叔亦信之等夷也而湮墜無聞士之困窮偃蹇百未償一卒坐牢落以死者非盡智失也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月五日歿於乾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先祖

妣黃氏訓武郎諱琦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歿也亦先六閱月而閏後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臥龍山之下將葬家君實命亮曰我高祖墳墓具在而我曾祖爲季子我不敢祖也我曾祖我先祖墳墓不存又不得而祖也我將葬我先人於其中俾汝母祔於我先夫人之側他日次第以昭穆葬汝居其隅以供洒掃使自是譜系一二可數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而吾之志不可不明也又命亮實書其事于石以納諸先祖之壙亮拜手稽首而泣書曰

生有遺才歿有遺義地有遺形墓有遺位爾子爾孫其勿棄

蔡元德墓碣銘

崇寧大觀以來祖宗之涵養天下蓋百五六十年矣三光五嶽渾爲一氣士之及生其時者大抵魁梧質重無自喜多易之態故自渡江後雖里閭人物往往不自促狹進不得志於科舉退必有以自見於其鄉昔亮得之先人者如此退而私察其同時竝舉之人又得東陽蔡君元德焉君嘗學於前參知政事王公次翁去舉漕臺不中始相父經紀其家以鎮其里閭敬老慈少使詭猾暴橫者不得自肆平民安之而官事賴以省及其父春秋日以高爲園池以婆娑自樂家事一不關焉遂以忘其老君卒於乾道九年十二月之朔後二十有四日吾先人亦自委棄諸孤其後里閭所見人物非復往時之舊愈爲之悲傷焉其孤將以淳熙二年十月二十有五日葬於所居相望南溪之原病世俗之侈於葬思欲效古以寧其父大懼力不勝俗謀之永康陳亮曰是惟子之所以自獻耳遂屬以銘銘非吾任也不忍使先友之無傳而人物

氣類之變無考焉。君諱彌邵、元德其字也。不能言其所自來。蓋蔡氏之居於蔡塘舊矣。曾祖諱億。祖諱材、秉義郎。父諱友文、從義郎。君享年五十有八。娶戚氏、故處州縉雲縣丞觀光之女。子男三人。仲熊、仲虎、仲麟。女三人。陳次皐、黃煥、李開其壻也。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銘曰。

生足自效於州長縣正。而古制之未復。死則自隨於轀車羸馬。而非以矯其俗。尚有銘焉。相墓之木。

宗縣尉墓誌銘

靖康建炎之間。故忠簡宗公澤起家知磁州。當虜人長驅而南。迸散橫潰。不可收拾之時。獨憑城死守。爲天下倡。遂副太上皇帝開元帥府於濟南。及太上膺命南京。公留守京師。能以忠義鼓百戰之羣盜。以嬰方銳無前之鋒。懼然如老熊之當道。餘民因得賈勇從公以奮。而河北已沒郡縣。番爲國守。功雖不竟。江南卒賴以立國。是爲一代之人豪。中興之元勳也。公世家婺之義烏。皇考某、累贈大中大夫。公兄沃之子稷。亦以公故得官至修職郎。公守磁之歲。稷生子曰武。端整重厚。絕不類常兒。比長。能爲文章。有聲場屋間。三上。卒能取世科。釋褐授饒州德興尉。便若素閑吏道者。平生與人交。樂於傾蓋。不爲齟齬疑僞意態。有承平時士君子之氣。人以謂公耕之炊之。而其諸孫食之矣。然代滿甫及家。以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三日死。是果何理哉。縣尉字成老。娶葉氏。子男二人。楷、林。女六人。何大辯、某某其壻也。幼未行。楷將以戊戌十月丁酉葬縣尉於去家十里熟水塘之原。大辯者、永康陳亮妻之弟。楷之妻又其女弟也。磨壙石再三乞書之。銘曰。

我思忠簡不數士稱惟其血誠聞者興起中興姓名與國同紀從孫世科家庭之美不卒壯圖以厚來祉後不復究其藏在此

林公材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崧字公材婺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來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濬父思聰自田閭間積勤服業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世之緒而開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猶以爲艱難之易失也訖晚歲不自侈大余嘗至其門崎嶇桑柘間得小徑竝牆以入計君之力非不足也獨至於爲其子問學之費無所靳君容貌魁然事親能自異於等人宜其於緩急輕重之際不足觀者矣不幸得年五十有二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娶徐氏子男三人愷、愉、愷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人皆幼君歿之明年其孤將以十月甲申日葬於去家一望西山之原一日愷泫然拜于庭下曰昔愷實從章氏兄弟以來今其葬者大抵有銘矣奈何以處愷父余無以答乃爲其銘曰

不失其樸而示以文爾祖爾父爾子爾孫

孫貫墓誌銘

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一以讀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而同邑孫氏之子懋實來余愛其質性之穎悟也不愛吾力而琢磨之日引月長閱四年當淳熙乙未余爲易其名曰貫字沖季以觀其成秋七月十有三日沖季死余哭之慟沖季得年二十三歲娶陳氏一子後七日亦死於是沖季之父

名序老矣。又鰥居恃幼子以養。既而以書來告貴得吉卜。序復何心以葬貴也。九月二十八日丙午。余率其友盧任、徐碩、周攽、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凝、胡括、錢廓、方坦臨葬。深其坎。厚土以覆之。實石識其墓曰。天地之生生不窮。則死寧有已。惟其生死不信。是以銘之在此。

章晦文墓誌銘

章氏世居建安。國初有來婺者。始爲永康人。自郇公申公相繼爲宰相。故建安之章聞天下。其後百有餘年。侍郎公始以進士起家永康。晚入臺爲侍御史。以吏部侍郎去位。侍郎兄弟四人。而名著字晦文者爲同母兄弟。晦文自少容貌偉然。把筆爲詩文。便能有不凡語。父兄特愛之。及長。疎豁奮勵。不能依阿善惡間。不幸得年四十以死。實紹興乙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曾祖洞、祖玠、父俁。故贈右朝散大夫。娶姚氏。無子。一女適進士徐日休。他日侍郎公嘆曰。吾無兄弟矣。我死。吾懼吾弟之不食也。命其取所愛子曰湜者奉其後。初君死時。用子弟禮以葬。當淳熙三年。湜蓋年十有七矣。顧瞻不寧。始議改卜。將以七月乙酉葬于蔡山之原。禮。無子以兄弟之子爲之後。先君之肢體一也。使其一體不廢足矣。天理人情之至。聖人所用以爲天下之通制者也。使爲之後者。更力學以顯揚其緒。則死生均可以無憾。湜嘗從予游。蓋亦知勸心於此者。是以求銘君之墓。銘曰。

體安於土。魂從其祀。謂君無子。亦既有子。

陳性之墓碑銘

往嘗論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爲第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曲折上官罷去獨敬憚性之蓋相處數年如一日余嘗款性之門闃然如無人聲頃之一僮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客入主人相與爲禮已而杯盤羅至終不見喧嘩之聲性之面目嚴冷與人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半亦疾馳竟歸一日與鄉士大夫過予自命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雖留何用予亦不強也衣食取足不爲分外經營不交涉邑官吏謁入縣庭則不問可以知其令之賢矣蓋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予聞性之官劍浦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羈置在焉性之曲意撫存之使之自忘其爲臯戾也居亡何公質死性之還自旁郡道逢兵馬都監者往驗其死性之囑以徐行有檄止君矣性之亟趨郡白事得追還其都監者又爲治其後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存亡爲解者大率亦此類繇此言之士之素守里閭曾不得少自概見於世者豈必曰鄉稱善人而已乎性之以貲補迪功郎嘗主南劍之劍浦簿以憂去官而不復調矣性之陳氏諱良能性之其字也曾大父本大父思忠父填子男三人琳正已頤女四人長適奉議郎詹宗堯次曹銖次何椿季則徐氏也孫男五人大年大任恂愉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許嫁曹湘餘幼性之之配爲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邑之承訓鄉橫渡山之東原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器用不輕以假人居厚每笑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宜頤之有請也頤嘗從予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性之死矣蓋癸卯十有二月

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皆嘗有列於朝曰白巖曰前黃則富嘗甲於鄉閭矣自君父祖嶄起清渭儼然遂爲七族而譜牒之相通則未有攷也宗法不立難乎著姓起其宗者以人而稱有蓄不救事特未定莫爲之先執承斯慶銘之存也亦以令也

錢元卿墓碣銘

浦江於婺爲山邑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民生其間者往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家以不欠賦租相尙人以不歷公庭爲常恥於華言少實而以士自命故間歲之羣至於有司者亦自有數長吏至則相與安樂其俗而已其或貪暴自肆則熟視咨嗟而不敢出一怨憤語此雖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不過如此往時浦江有錢氏之子廓從余學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口稱其里中兒也及其學有端緒而歸鄉之大人長者相與審問延譽或折輩行與之交此皆他邑之所未見者也始其祖父良臣以辛勤起家年且七十許猶無恙其父贊固已學爲士而又甚篤於廓者俯首書册中口誦手鈔窮日夜不輟止然得年二十有六以紹興丙子八月之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見於場屋間死時有二男一女其妻爲同里金氏金氏撫育其男女勞苦有恩意凡十三年亦死男之長者名抑疏豁足當門戶少則廓也女已嫁蘭谿方大同其葬在距家五里他日二男上塚痛其父之葬不及待兒之有知也環視墓門不甚固謀以涪熙戊戌十一月庚申朔徙葬其地之高處一一令如法未徙前六七日廓以書來曰廓得事先生之日久廓先人宜得銘

余寧有愛於廓顧銘以立就懼不足爲銘通化之錢嘗有顯者余不能詳其譜之離合而三數年來浦江之俗所聞日與向異風俗之移人亦甚爲廓懼也非復余向者之所聞雖廓之通敏愈於昔而其樸亦異矣後十五日永康陳亮爲之揭銘墓上以識其向之爲士者蓋贊之字曰元卿云銘曰

新塘之原有立其石是爲昔墓過者必式

郎秀才墓誌銘

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迓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至曰早嘗飯於郎氏矣是其郎耋鵬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來從予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綿亙數十里而爲在官之山竝山窮民實資以自給衣食嘗有奪而私之者郡太守吳公芾、韓公彥古取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茲山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也余爲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爲豪民所私矣雖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忍奪之乎二公亦何心於爲德也又明年余過之而鵬舉死矣蓋正月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之則既免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賻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遷延久之則又飯於郎氏矣鄭公於今爲道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歟胡爲而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景明拜且泣曰壙石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與哀也問其世則曰其先譽川

八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珣者永嘉刺史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爲十一世之詳也曾祖霖祖觀光父思堯鵬舉娶徐氏子男六人景殊景明餘尚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脩次未笄鵬舉死時年四十七歲銘曰

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人士之望則又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達人無聞非病牽連得書未侈其應生者自力其藏其定

胡公濟墓碣銘

東陽胡公濟年四十七而喪其配悉以其家事付子勳而築庵以居不復作世間念然猶銖積寸累別爲田數百畝曰吾爲諸孫地也釋氏以理爲障以身爲幻以孫子爲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一切廢棄而不論專求其所謂出世間法者夫既已有身矣則世其可出乎世不可出則安得而無孫子之情乎以公濟之志足以知所取捨如此宜其享有福壽蓋年八十有一康強無疾而終里閭有遺思焉余聞公濟少頗自豪家故饒財入手則淨盡不問既而小用其志能家道輒如初又復能藏鋒以休公濟於余爲大父行及際其晚歲泊然之時睹其風貌敦厚氣質凝重可以想像承平之里閭遺老而惜不及其壯也子勳字彥功與先人俱娶黃氏彥功端然坐家爲里閭信服不啻官府能光顯公濟餘業此其父子皆有過人者余傷其有能之不試而彥功又將老矣天地之正氣發泄於人而里閭之所易見者已不滿人意如此彼其遺憾果何在亦可以人之思慮所及而參酌其中以應天地之運乎又將有大於此者則

亦同此慨嘆而已。今年春正月十有四日。彥功既禫。又十二月癸酉。葬公濟於家旁之北山。葬罷。將刻銘墓上。以其辭委余。余固心知彥功者。居相隣。親相屬焉。其奚辭。胡氏得姓所從來甚遠。且與陳爲同姓。其譜系遠不可記。有諱遠者。始居東陽。永康之間。至公濟之父。遂大其家。公濟諱航。娶戚氏。子男一人。勣也。女二人。嫁蔡懿、陳擴。孫男四人。廷芝、廷茂、廷芬、廷芳。業進士。孫女四人。嫁從政郎梁埭、承信郎陳竟。將仕郎曹致中。進士黃公輔。曾孫男女合二十五人。元孫一人。於是淳熙八改歲矣。永康陳亮爲銘。其石曰。

士以文進。異能盡廢。我銘之悲。獨一公濟。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攷見者。蓋僅有之。而況崛起田廬。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墜。是亦可尚已。浦江眞溪之方氏。自其諱聳者。奮以有家。至其子超孫允脩。資日以鉅。遂爲邑之望族。允脩之子彥老。守其先人之業。能以尺度自律。天資恕厚。與人無怨惡。不求甚美以自侈。亦不慕非人情所有之美以求名聲。期自出於先世之外。蓋亦自處者求無甚愧於心而已。是眞易之所謂克家者。其字曰元卿。生於宣和癸卯之二月二十八日。歿於淳熙六年之十月二十五日。娶柳氏。子男三人。友益、友温、友賢。温後君三年卒。女三人。歸東陽貢士單肖錢伯明、朱宗祐。孫男四人。坦、槩、餘幼。孫女六人。其一歸毛友多。坦嘗從余游。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於教子若此。今將以淳熙八年九月十二日葬君於邑之政內鄉大姑之原。而以墓石累余。余懼後世不知永康陳亮之爲誰。

而況能及君乎蓋自昔常如此而人終未悟也銘曰
不墜先業以勉其身其餘以待後人

孫天誠墓誌銘

丙戌之春鄉人徐木子才胡達可行仲聯登進士第方二君未第時行仲之貧特甚孫君天誠皆妻以女而左右之至是莫不讙言孫君之知人孫君又自喜教其子遇州縣學時節校藝孫氏子常不在三兩人後予時尚少罕與人接亦知孫君能自別於他富人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而善致富者則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其抑揚闔闢蓋加一等矣然猶較尺短寸長於其衡也孰能運其智力於不爭之地使范蠡計然之策一切在下風乎蓋余居之南十四五里地雖鹵瘠而非人之所必爭孫君乃自邑而徙居焉勤取嗇出以盡有其土大較二十年間富比他人而省事過之此其爲富有槩於余心者孫君諱寔天誠其字也曾祖繼先祖無黨父軫君生於崇寧乙酉十月二十有四日歿於淳熙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長歸徐氏次嫁趙端夫次則胡氏季適梁季璿故戶部尚書汝嘉仲謀之諸孫也歸徐氏之女尋死而子才既得邑定海矣孫氏其先富春人方漢氏失道海內相與競智角力以覬非望而曹孟德以蓋世之雄執縛略盡孫討逆蓋破虜之子翻然欲與之爭鋒孟德蓋甚難之不幸早世仲謀據江東之地因曹氏之篡自帝一隅使魏不得爲正於天下而天命不知所歸者殆數百年區區一時之自營其所關繫乃如此及其四世之餘子孫散落爲民分適旁郡況又歷七八百

年則其間何所不有故來隸永康者亦不能言其於今凡幾世而克和將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君於去家二里姚嶺之原以墓石委余余悲夫盛衰興廢之相尋長短小大之相形而人之智於是出焉要其事爲有可言者其於孫君安得而已乎銘曰

生娶其地死營其旁何以識之孫君之鄉

周叔辯夫妻祔葬墓誌銘

周氏不知其所從來或曰由建安徙處之縉雲然自諱元者徙居永康之上衢於今可攷者五世矣元生謂謂生琛琛生褒世有吉德不競利於其鄉而衣食財取足故鄉人無憾於周氏然褒死於辛丑之亂所存惟婦人女子其禍亦慘矣又得其弟之子若訥字叔辯者爲之後叔辯之吉德視父祖有加焉此豈所謂天定者耶然叔辯又無子其母弟謙既已出後從父矣叔辯以其子晛爲子晛左右就養無違叔辯得年七十有六晏然逝去實淳熙己亥八月之六日也先是其妻黃氏以丁酉七月九日蓋年八十而卒夫妻以壽考瞑目可以觀晛之爲子矣天人交際之理厥應不忒而變化倚伏要之於其終可也兄弟之子獨非吾子耶形骸一隔而爾汝判然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始叔辯嘗出求仕事不如意輒棄去不問其所後之父有女子三人盡以其產自隨斥其毫末以與叔辯已又以勢奪之叔辯亦不較也叔辯與先大父俱娶黃氏視亮蓋諸孫行而待之如尊客雖其他小兒亦未嘗易侮之及若親戚之貧者不獨不替其禮又欲忘其力之不足而卹翼之今之讀書爲士者往往多未之及也吾故於叔辯敢不論天人之理以

待後之君子乎叔辯所後之母施氏塊然獨葬於去家一里之坡上叔辯嘗登墓喟然顧子孫而嘆他日必葬我夫妻於其側以明所後之義眡不敢違以十有二月十三日祔葬而問銘於同邑陳亮其辭曰

母居其中子左婦右既絕復續以昌其後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公姓何氏、諱恢、字茂宏。得姓所從來甚遠。而婺之諸何爲尤盛。居城之東。而散出永康、東陽、義烏者。其分合之詳。不可得而紀。然義烏之族。自公而上。其可數者六世。而公又有子有孫矣。公之曾大父京。始葬其父祖於官塘之東西兩偏。又營其地而居之。浚其塘至百餘畝。以盡有其四旁之壤。兩子。其次諱先。是生公之父諱榘。以志氣自豪。嘗欲奮於武事。得官河北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狀貌端厚。意象軒昂。而胸次疎豁。是非長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讀書爲文。亦不肯過爲巧麗。取於適用而已。大略似北人者。豈其風土固如此。公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舉自奮。公獨以其餘力助理家事。積累至巨萬。公弟恪茂恭得以專於文學。庶幾近世晁、張、晁流。嘗與公同上禮部。茂恭得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時公父已死數歲。家事一毫已上。不使茂恭關心焉。茂恭奉其母湯藥惟謹。不問錢物爲何事。而公之臨財雖鬼神不欺也。兄弟相與爲一體。至其論文。小不合輒爭辯。以致辭色俱厲。僮僕往往相語以爲笑。茂恭未及爲時用而死。公年且五十。方俯首篳硯。務合時好。以與後生輩較寸晷於舂官。傴僂奉湯藥。如茂恭在時。暇則從容園池。以小詩自娛。皆清切有雅致。而家事一切付茂恭之子大受。懵若素不解者。進退伸縮。古之

君子無以遠過矣娶同邑葉氏子男三人大辯、大雅、大猷。女六人。唐仲義、陳亮、宗楷、陳大同、俞袤其壻也。幼未行。仲義與茂恭同年進士。以邵武之光澤丞上銓曹關陞矣。孫男二人蘭孫、玉孫。女二人。尚幼。得年五十有也。以淳熙癸卯七月三十日卒。始公無恙時。嘗欲營地於源深亭之上。曰東望吾父。西望吾弟。其他可勿問也。既而策杖於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顧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獨以黃順堂之山爲最吉。曰是回鸞舞鳳之勢也。諸孤欲遵先志。稍近野堂之東。而日者又以淨明之東山爲吉。寺僧欣然從之。用功力至費百餘萬。將以乙巳之正月某日葬焉。而有爲口語。使寺僧牽連改動以遷延其葬者。諸孤竟以正月乙酉葬公於官塘之前山。使亮書其石。昔亮嘗見朱晦庵論廣漢張敬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知公之三子固自爲可。於是永康陳亮再拜而書曰。

生不求全於人。死不求全於地。嗚呼。以此遺子孫足矣。

陳府君墓誌銘

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蓋其所從來遠矣。其居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黃者。遠事今皆不論。論其耳目之所及者。溯亮而數之。凡八世。而亮年適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往近二百年。雖不能馳驟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斯世。而衣食豐足。推其餘以及隣里。使一鄉無憾於陳氏。蓋自六世祖諱伯掾而邑人始有稱焉。更三世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最長一支爲然。百四五十

年之間。衣被國家之飽煖。大家世族。或已淪替而無餘。而一鄉之望。凝然如一日。此豈無所繇致哉。亮之曾祖幼喪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是六世祖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文什。實能撫孤存寡。義不以一毫自私。使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及曾祖死於王事。而先祖兄弟以摧喪之餘。暴當門戶。凜然懼不自保。而曾伯祖諱良佐實存撫之。所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廢。先人常有不勝家事之憂。曾伯祖之子廷俊與其機室葉氏。實左右有家。人事固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公諱廷俊、字時乂。嘗以納粟辟尉靖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同邑呂氏。蓋甚宜其家。而不幸早世。子男三人。克恭、克勤、克誠。女三人。適汪注、胡炳、徐良史。孫男九人。恂、亢、亨、愷、光恪、兀、愷。女三人。長適徐士龍。次盧屋。次幼。曾孫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有八日。歿於乾道戊子五月二十六日。而男女之長者。與公相繼而卒。又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日己酉。始克葬公於距家五里雞鳴山先塋之旁。論次本末。以納諸幽。諸孤以爲責當在亮。謹再拜而銘之。銘曰。

生而敦龐。以壯門戶。長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德。細猶未數。天道昭然。歸安此土。

謝教授墓誌銘

淳熙三四年間。三山林穎秀實之作邑永康。強敏有幹略。一邑不勞而辦。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罕有。劉仲光茂實爲其丞。茂實永嘉人。嘗從一世士君子遊。以器識自負。不以細故變其所守。實之疑其好異。而茂實不顧也。余游二君間。每爲曲暢其情。邑尉謝景安獨恬然無所適莫。二君亦安之如一家。邑人實賴焉。

及趙伯彬德全來蒞邑事。風采煥發。而一丞失其姓名。外緩中忮。趙以憂去。丞欲掇拾其事而文致之。卒愧景安而止。使當兩雄不相下時。景安居其間。所以陰消人意者。其所能庇賴必多。而區區一尉效見止此。及諸司交章論薦於吏文少參差。景安一不以介意。去爲賀州州學教授。賀在極南。人士無幾何。景安獨不鄙夷其人。請諸州將及諸司。愈欲贍給其徒而致之學。不幸而景安死矣。嗚呼。國家以科目取士。以格法而進退之。權奇磊瑰者。固於今世無所合。雖復小合。旋亦棄去。以景安之靜厚篤實。亦復不偶如此。士之欲以科目自奮者。雖既得之。要皆未可必也。景安姓謝氏。名達。字景安。福之長溪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先室王氏。繼邵氏。子男三人。宜之。進之。謂老。女三人。長適士人陳表之。餘幼。以淳熙甲辰五月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一。以致仕恩得承事郎。宜之將以明年三月甲申葬景安於吾邑之合德鄉茅山之原。而以墓石爲請。余雅知景安者。不能經紀其葬。而敢愛其言乎。顧未知千年之後定如何耳。宜之能自力。足以脩父之業。吾友徐木子才。吳竽允成實相爲終始之。允成與景安同邑。於是方尉永康云。銘曰。

生於閩。死於廣。葬於越。惟其平生所不欺者。不與此而俱滅。深藏厚覆。以觀餘烈。

陳元嘉墓誌銘

縉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醫卜方技之書。黃帝、岐伯之所答問。郭璞、呂才之所論註。無不熟復而究切之。下至弈棋。亦入能品。動息自遂。與物無忤。從容暇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部侍郎諱服之女弟也。於是士大夫亦多知其名。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檜嘗從予游。幼子猛有豪志。嘗欲問

余以古人之大體。方進而未已也。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見其鄉之長老言曰。甲戌之旱所在搖動。鄉之郭君。集義兵以衞其境。元嘉亦散家貲。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什而伍之。參錯能否。牽連遠近。而人固不知也。會郭君之徒有謀叛者。郭窘甚。夜走鄉先生胡經仲之廬。則語元嘉。命隊首擊鑼鳴鼓。整布隊伍。更出迭入。壓郭氏之門而過焉。時邑令方循行四隅。以督賑糶。元嘉令僞爲縣牒起義兵自衞。微使郭氏之徒聞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幾邑令亦來。其徒震動。然猶自詭以獻武藝。元嘉命翼開左右使獻之。叛者卒不能逞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見。已能如此。而余獨知其爲鄉之善士。蓋人才因事乃見。而元嘉亦不願以才自馳騁於世。非眞余之淺於知人也。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繇永嘉徙縉雲。爲鄉之大姓。曾大父捷。大父夢。父師尹迪功郎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椿、楠、槐、楓、猛。女六人。適周翊、何坦、沈集、王元德、坦監處州石堰銀場。餘未行。孫男五人。曰新、曰益、曰宣、曰嚴、曰勤。元嘉以淳熙八年四月十日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葬在其邑之仙都鄉深渡之原。實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於是永康陳亮爲之銘曰。

才足用世。而爲鄉善士。非其命也。亦其志也。山夷谷堙。而來者不塞。非其志也。固其義也。

庶弟昭甫墓誌銘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我家之旁。念汝之似吾先人也。活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爲不足賴乎。我不能不念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別於禽

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脩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冤哉。疇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繫。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爲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汝爲有奔走之勞。汝之於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繇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觴酒酹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魂未定。尚聽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辦。歲時祭享。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敕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陳亮誌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庶弟名明。字昭甫。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張銳也。生甫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塋之支壟。銘曰。

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豈其有知。其食千祀。此石昭然。其來未已。

陳春坊墓碑銘

始余出國北門。彌望沮洳之地。而帶以一水。岸行不足以容車馬。湖泊往往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湧。雖余亦懼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顧而嘆曰。是豈戎馬驅馳之所乎。昔陳公思恭提兵數千。以小舟匿伏湖中。欲要兀朮而擒之。扣舷相應。戰士盡起。而兀朮以輕舸遁去。衆遂驚潰。韓世忠復扼之江上。虜自是不復南顧矣。酌酒弔古。以酹陳公之神。其孫均乃以喻侃何仲光之書來求銘春坊之墓。閱其家世。

則陳公之子也。而陳公又爲晉公恕之元孫。晉公當太宗、眞宗時。爲國計臣。寇忠愍諸公之所敬憚。其子恭公執中。實相仁宗。以大閹陳氏。恭公之弟執古生殿中丞世昌。殿丞生贈武翼郎晏。武翼以國學舉人數上春官而無所遇。是生少師名思恭。卒蘇行伍自奮。爲神武後軍統制。以困兀朮。其事有槩於余心。雖欲卻均之請。而心知其可以張大陳公之功。亦一時之良會也。而均之請閱一歲不止。春坊名龜年。字壽卿。其先熙州狄道人。高宗南渡。少師扈從。轉戰至杭。因家焉。故今爲杭人。春坊以少師致仕恩補保義郎。爲閤門祗候。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幹辦軍頭引見司。丁母崇國夫人柴氏憂。服除。差鎮江府都統司主管機宜文字。未上。改差皇太子宮主管左右春坊事。爲閤門宣贊舍人。尋除武衞將軍。御札曰。陳龜年名將之子也。轉右領軍衞將軍。特旨以久在東宮。服勤不懈。帶文州刺史。除成州團練使。爲皇孫平陽郡王伴讀有勞。授和州防禦使。少師一子。以南北既定。不復見諸武事。而獨爲東宮信臣。以身任怨。至死而不悔。嘗以館北客。宴射玉津園。選善射者與虜竝射。莫能中。春坊挾二矢以與。平立睨的。一發中之。使當多事時。吳江之遺恨猶有屬也。春坊鬚眉如畫。而面目嚴冷。出入宮庭。不以色假人。盥齊事務。摧抑僥倖。取前代儲君事。鈔成小集。暇日從容獻之。聽知所擇。以爲東宮德業之候。和章作字。必以寓區區之意焉。吾友王光化自中嘗爲其客。爲余道其事如此。今所載者其略也。未幾而春坊坐裴良珣事謫居信州。復官。得提舉台州崇道觀。以淳熙十五年四月癸酉卒于家。得年五十有九。以五月甲寅葬于餘杭縣蔡家之塢。夫人趙氏、祔贈太師密之女也。子男二人。均承節郎。垓、以致仕恩上。女八人。長適忠翊郎婺州準備將

劉幏。次適從事郎隆興府進賢縣尉朱熙續。次適宣教郎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魏寶慈。次適秉義郎裴良珣。次適吳衍。餘未行。男孫一人小頑。甲辰之春。余以藥人之誣。就逮棘寺。更七八十日而不得脫。獄卒猶能言春坊之事始末。蓋其受誣頗相類。獄稍寬。欲往訪春坊問計。而春坊病矣。獄之相去纔一二年間。而誣人藥人亦可以例推耶。天下適安定。才者能者。無不坎壈於世。宛轉少能自致。至於受誣且死。而世莫之察。未死者可不爲死者一言乎。余非能言者也。二百年之間。陳氏之變故起伏亦數矣。均方與人士相角逐以自見。而垓亦將求世其家者。故再至垂虹。卒如其請。而書諸墓上曰。

今天子龍飛之六十日。草莽之臣陳亮實表故春坊陳龜年之墓。敍載家世。感念事功。而卒歸之命焉。非人誰爲。非命誰使。且以識死。且以起死。

金元卿墓誌銘

君諱大亨。字元卿。姓金氏。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皆不仕。娶陳氏。子男三人。海、瀟、澤。女三人。于松年。孫之本其壻也。幼未行。孫女一人。以淳熙己酉二月丁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是歲十二月丙申。諸孤奉君葬於其邑赤松鄉塘裏原。君在時所營也。而問銘於永康陳亮。瀟嘗從余游。君之於余甚謹。以故習知其家事。而得君之爲人亦甚詳。君讀書爲士。有繩尺。不求苟異於人。內行潔謹。於聲色淡然。而不求人之知也。及其爲家也。以儉勤自將。銖積寸累。迄用有成。而豪取智籠之術。一切置不用。故無怨惡於人。晚歲治其室稍華。將以娛其親之老也。諸子皆使之學。而必欲知辛勤起家之不易。獨使瀟從

四方師友游勞費皆所不問而不責其近功也嗚呼使天下之人皆知人有常分事有常程安平之效歲計有餘撼動之力時移難恃則郡縣可以無條令而治家道雖傳之百世可也而世常不足以知之何哉銘曰

富人所欲善吾所獨欲也公之獨也同之遺之以此開之於彼銘之深長尙有以也

陳思正墓誌銘

思正姓陳氏諱端中思正其字也世爲婺之永康人曾祖博祖回父子茂皆不顯於世余嘗銘陳性之之墓敍永康之陳凡七族而思正蓋出於龍山之陳也思正娶劉氏子男四人藻棻奏蕃女六人葛汝舟劉景脩劉祉周確胡汝濟胡楷其壻也景脩甲辰進士今爲脩職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孫男女八人皆幼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橫塘之原祖塋之右思正以意氣自豪視錢物如糞土不爲分毫後日計平生不欲其鄉有不平之事其人有不滿之意雖以此遭躓而不悔也族人嘗小忿爭至反眼不相視思正病且亟矣呼而語之曰兄弟不當至此我死誰當爲汝解之各爲我飮一杯還兄弟骨肉之舊以此送我死足矣其人皆釋然及其將絕也語諸子曰吾意之所向不在人後而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會客宜如禮求一文以銘吾墓畢我一身任汝曹所欲爲也其子衰絰踵門與其同宗人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思正之才智知所緩急先後而行之以義宜何所不可而動輒齟齬可以言命矣死又無傳則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而求之余則非也銘曰

將死猶欲人之無爭。死後猶欲身之不泯。嗟逝者之如斯。與草木而共盡。於其中間。聖賢爲準。我獨何人。銘以相殉。

喻夏卿墓誌銘

淳熙庚子。義烏喻夏卿改葬其內王夫人於邑之智者鄉雷公山之下。問銘於永康陳亮。蓋嘗敍夏卿夫婦之懿矣。夏卿教其子孫。皆興於學。所能自見。而多屈於春官。紹熙辛亥。夏卿年且九十有一。一日從容置酒語其弟姪輩曰。羣兒及今舉自奮。老夫猶可待也。過是則已矣。又曰。我死。非陳子莫銘我也。悵然凝竚者久之。未幾而八月十有九日。夏卿死。余猶繫三衢獄中。微若聞之。則爲之出涕。明年二月出獄。則往哭焉。九月。其子義方、民獻哭投余門。以其先君行實曰。我父實求屬於子。子知吾父者。其肯死吾父乎。亮曰。諾。昔孟子有取於爲仁不富之論。而世俗之常言曰。慈不主兵。義不主財。其說遂以行。而閭巷之奸夫猾子。借是以成其家。雖見鄙於清論。見繩於公法。而人樂其生。得以自資。終不爲之變也。夏卿孝友慈愛。根於天性。而著見於日用之間。如飲食之不可廢。中年與其姪分田。不過百三十畝。卒亦幾至於千畝。然而友愛子姪。而計較秋毫之心不萌焉。慈恤里閭。而豪奪力取之事不行焉。爲仁不富之論。蓋至夏卿而廢矣。晚雖家事不如初。而親戚故舊之急難。族人子弟之美事。愛莫之助。每致其惓惓之意。而人人常信之。嗚呼。爲夏卿者。亦可以無憾矣。福壽康寧。子孫彬彬然皆有可觀者。天於夏卿亦何所負哉。喻氏著籍蜀之僊井。散在浙江者。惟義烏爲盛。亦嘗有列於朝。曾祖諱迂、祖諱宗、父諱登。夏卿諱師、字夏卿。遇太上

皇后慶壽覃恩封迪功郎。及高宗再上萬壽。加封脩職郎。子男四人。義方、脩職郎。大方、早夭。知方、汝方。女二人。適商克忠、趙悌。孫男九人。侃、憲、演、湮、淡、克充、寬、競。孫女八人。嫁楊一之、蔣若拙、陳某、趙某、許公升、傅某、趙某。而公升新與計偕。幼未行。曾孫男女合十六人。汝方今名民獻。與侃入太學爲諸生。演嘗舉于鄉。而侃今再以姓名上禮部。卽前誌所謂宏者。義方將以十一月三日壬甲合葬而亮實銘之。曰。

少年慮事。出人意表。至於危疑之際。爲人剖析無留難。而積善之報。未嘗泯也。晚歲百事不以關心。至於園池之間。婆娑遊嬉。無虛日。而釋老之書。未嘗問也。鄉之善士。卒爲老成言無枝葉。行有準繩。空其一鄉。喪此持平。執昭斯銘。以淑我後生。

錢叔因葛碣銘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余以極論兵事。爲一時明公巨臣之所許。而反授以中庸、大學之旨。余不能識也。而復以古文自詭。於時道德性命之學。亦漸開矣。又四五年。廣漢張栻敬夫、東萊呂祖謙伯恭相與上下其論。而皆有列於朝。新安朱熹元晦講之武夷。而強立不反。其說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之學士大夫賢不肖。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余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壬辰、癸巳而貧日甚。欲託於講授以爲資身之策。鄉閭識其素而不之信。衆亦疑其學之非是也。而浦江錢氏之子擴來曰。擴於時文未之能。雖能亦不願也。區區之意。欲學其所當學者。余爲之有慨於心。曰。我亦將從此而學也。試與吾子共學之。因以爲人眇然一身。

與天地竝立而爲三才。其闕一不可之本爲安在。又以爲洪荒之初。聖賢繼作。道統日以脩明。雖時有治亂。而道無一日不在天下也。而戰國、秦、漢以來。千五百年之間。此道安在。而無一人能識其用。聖賢亦不復作。天下乃賴人之智力以維持。而道遂爲不傳之妙物。儒者又何從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獨立於天下。六經諸史。反復推究。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之處。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盡收衆流。而萬古不能盡也。而後知人之職分。聖賢之所用心。而人心之危。不可以一息而不操也。苟有用心之地。則凡天下之學。皆可因之以資吾之陟降上下焉。故易擴名曰廓。而字叔因以堅其共學之志。廓亦願自奮也。廓於程文。亦姑以游戲云耳。癸卯之秋。與其儕輩試漕臺。亦復得之。冬十有一月九日。乃死於龍窟山寺中。其兄抑來撫而哭之曰。吾不信汝死也。汝死。是無天也。遂取以去。余哭之過時而悲。自傷其子子而莫我助也。甲辰之春。余亦顛倒於禍患。凡十年。而世亦無察其始末者。某月某日。其兄始葬之其邑某鄉某所之原。念欲揭廓之志。以刻諸墓上。其友淩堅數以趣余曰。是堅之責也。廓少孤。其祖良臣日以老。兄抑實任家事。督廓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旁觀亦不能安。廓曰。兄愛我者也。人有言兄私自爲計。則憤然責數之曰。何爲閒我兄弟也。兄必不爾。終不能動吾心也。錢物之到手有數。到輒與朋友故舊。無分毫吝惜計較心。嘗以事爲人紿錢三十萬。僅得銀十餘兩。置之行篋中。暮夜入邸舍。發篋而又失之。人爲廓歎息失聲。廓笑曰。是固已失之物也。其於世故澹泊。孝友慈愛。出於天資。使得共學以至於今。不但儕輩之不能及。固吾尊行之所共畏也。嘗與吾友瑞安葉適正則論後來學者。而有遺恨於廓。余嘗銘

廓父贊之墓故略其世系而系近世問學之離合求正則睿之使來者有考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三十而死其志皎然有子曰顯以聽于天

姚唐佐墓誌銘

君姓姚氏諱汝賢字唐佐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坎祖孜父源君平生衣食粗足不爲後日計樂易好善不求聞於人教其子以學而不冀其必成優游卒歲蓋適其眞以生死者婺沈氏子男一人怡也怡爲太學諸生無所遇而死君哀之越二年亦死蓋紹熙壬子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九孫瑀甫冠而兩喪停之屋下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傷其窮之至此也於是林方入臺爲侍御史不能必顧其私命其弟大任相徐舉義以葬而樓君城徐君總陳君志同與夏貢士師尹和之尤力龍川陳亮嘗入太學於怡爲同舍吳東陽芋舊尉永康而善怡也某施文吳亦施字以成諸君之盛舉使知風義不泯薄俗尚有激也聖明在上風化尚可攷也其地爲承訓鄉馬義原其舉爲紹興壬子十有二月丙午銘曰

失其子以及其身世固有途窮之人死於孫之手而歸骨於其子之友法猶謂之有後吾將各舉畚土於新阡之上以觀造物之處此壤也

何少嘉墓誌銘

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世爲義烏著姓初少嘉之曾祖先既死祖渠以武事強力起家以光其業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以文字自奮場屋有聲諸公間茂恭登庚辰進士第未及爲時用而死茂宏不上

第亦死。少嘉時年二十許歲。輔伯兄大辯以當家。而家事悉稟命焉。仲兄大雅以疾不涉事。少嘉時其起居。使得徜徉以自養疾。門外之事。不問劇易。身悉自當之。少嘉兄弟欲葬其父於旁家之淨明寺。葬有日矣。而寺僧梗不得葬。少嘉慨然曰。我豈無一地以葬。是少我也。家不可立矣。官爲杖之而止。又杖一惡少之無故爲梗者。而後門戶爲之少寧。少嘉處宗族以順。待朋友以信。接鄉黨以禮。協親戚以恩意。教詔童僕。而隨力使之。視租戶如家人。而恤其輕重有無。及其死也。無一人不爲墮淚。而快其死者。兩僧及一惡少耳。內事則姑姊妹之既適人者。疾病而多方救療之。緩急而奔走扶助之。公濟其乏。而私又不靳其所有。惟其無事則平處之。或怨其不均。則曰。兄弟姊妹。豈有兩心乎。未適人者。坐起必曰。嫁爾而不及父在時。是爲死其父矣。爾伯兄必不然。暇時讀書有常課。暮夜欲慰暖其母。則臥榻之側。几案之旁。道及閭閻碎事。姊妹笑語。夜分母倦。始各散去。而母亦忘其爲寡居也。傾心一世之賢者。見輒尊事之。雖未見知。而不怠愈虔。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嘗從余學。而其姊以爲吾弟何所求於子而汲汲若此。盍有以大慰其心。予笑謂其姊。越雞不能化鵠卵。惜吾之非魯雞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弟滿意而去。則吾之願也。未幾而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比於子弟。而營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復兩涉之。幾至覆舟不悔。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無疾而死。予爲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詔獄乎。少嘉死。是惡徵也。二年與獄而僅能以不死。其兄將以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葬其園之南山。少嘉娶俞氏麟之女。麟一時名士。得邑以死。少嘉年二十九歲。無子。愛其兄之少子已孫者。

死以嗣其後。亦少嘉之志也。於是龍川陳亮銘其墓。晉安吳竽爲書之。銘曰。
兄之子吾子也。百世之後。孰知其爲彼爲此也。宅兆之卜。惟其安也。以吾身而爲後日之計。則陰陽禍福之多端也。身無可擇之行。而道有未盡之精微。費志地下。深藏而厚覆之。而鬼神莫之窺也。化爲堆土。溢爲精英。變動無時。其或爾克承。

劉和卿墓誌銘

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居亡何。其母死。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求予銘其墓。其後予久不見範。範能入太學爲諸生。與一時英俊相先後。一日。其父和卿名大聲訪予寶婺觀。爲予道範近事。喜甚。今年夏秋之交。予得第東歸。趨本郡謝。則聞君死矣。入弔君喪。甚悲。未幾。範衰絰跣行。以其同舍生袁州州學教授徐君正夫所述君行來告曰。我父將以十月己酉合葬。往嘗辱銘吾母矣。可不哀吾父乎。予自念投老蒙上誤恩。擢先衆俊。精神筋力。往往盡矣。愧無以報稱也。將遺落世事。痛自嗇養。以庶幾萬一焉。而敢費心思於文字間。以重其羞。然聞範言。則拒之有所不忍。蓋世有常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金華距行都一水。水湍流時。舟昨發今日至。行都無試則已。爾有則金華之士必多。君嘗學爲其文。而衆中未嘗有君之跡。孝友自將。祈無愧於鄉黨而已。君世居都城。乃傍城築室。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遠。縱橫不過二三丈許。外未免於利名交關。而過數步則幽人逸士之居也。然君與人無甚交涉。怨惡亦以是取足而無他營。晚始作大室天寧寺傍。亦取其不涉鬧市耳。君氣貌偉然。宜於世無所不可。而利名之場。

宜至死不休也去朝密邇而不往爭名出入於市而不就爭利則其可書者衆矣君卒於紹熙四年六月壬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先娶陳氏繼季氏贈朝議大夫迪之女子男三人長箕次範也少簡女三人適楊顒李召甫夏煥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幼銘曰

人生何爲爲其有欲欲也必爭惟日不足粗足而休惟君也獨抱此入土吉不必卜